

癸

巳

類

稿

原相上篇

孔子三朝記少閒篇云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文王取人以度文具大戴禮史記儒林列傳云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以補博士弟子有古法也鄭語言周王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韋昭注云角有伏犀輔頰豐盈皆賢明之相周王不知相人法不本堯舜文王以狀色度取人之意以致王道息絕唐李揆亦有獐頭鼠目之歎儒者立論不依據聖人而徒傳合荀卿取悅窮固之人豈有當哉荀卿所舉古聖賢皆是異表非謂其陋其言美者乃似婦人失男子之度其爲不肖正合相人之法相人者左傳有內史叔服荀子史記有姑布子卿唐舉史記又有呂公許貢等又相黥布衛青皆王侯在漢書藝文志相人法書流傳之前固有驗也叔服稱叔孫敖豐下杜預注云

蓋面方而必其有後則古人出師命將必取方面大耳因天因人之意儒而愚者何足知之姑布子卿言天之所授雖賤必貴此言三代以後由草茅而貴富者多矣周語云叔孫僑如上方而下銳宜其觸冒人呂覽達鬱尹鐸云臣嘗聞相人于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謂趙簡子史記趙世家云白起小頭而銳上斷敢行也童子黑白分明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彊也則由相貌以知心術蓋孔子所述堯舜文王取人之法荀卿非相而孔叢子執節篇子慎曰問之荀卿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與左傳商臣蠡目國語叔魚虎目爲不善之法同是苟非相而實傳其正法也左傳稱宋庠美而狼佐惡而婉晉語稱知瑤美鬢長大狼在心史記褚先生稱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惡人患其美惡特依俗人言之求

之相法則美惡定矣歷觀古術皆有所出古聖人或由之以致
泰平不容以已見非之藝文類聚引莊子云今莊子無孔子舍於沙
邱見主人曰辨士也其口窮踦其鼻空大其腴流堯舜文王孔
子皆用相人法不可非也漢黃憲以器宇勝人天下後世莫能
摘其非虞翻通儒而骨節不如吳志稱其多見毀謗獨非以相
哉古之問人多著非相語止迂拙皮日休立一難日類禽獸反
富貴不悟人性至貴物各得一人一體故還於物徵之類禽獸之
談日休又何取於皮而氏之也哉蓋悍而拙矣

孔叢聞之荀卿一本作聞之鄉人

原相篇中

用人之法萬世不能易也試之而已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而慮其不達於政也則試之亦以成之也有人於此望而知其兇暴疲憊亦試之則必敗矣天下事可嘗試焉如此乎然則如之何曰相之相者在昔聖賢明智考驗而得之者也天之雨暘可望雲氣而知也地之沙土可望山水而知也十二月之氣平土埋管而候之以次應焉何也習也今日應於此而兆如此驗於彼而兆如彼合而論之其情見矣非有鬼神考驗之功然也行於野見麥苗焉知其爲麥見稻秧焉知其爲稻其成實而用之也或供上或自饗或糶人或爲粢盛或爲食爲糜爲飡爲養爲餅不可知也則試之之說也若非相則是見麥而疑爲稻見稻而惑於麥必待其成而知之古人何言張中種穀火中種黍菽虛

中種麥未種而先定其名也非相者曰是猶馬之子爲馬雞之子爲雞以其種知之非相法也曰以其種知之亦由相形而得也見其種而知其物見其人而不知其善惡是必見人而不察其官骸記其容止者也然則辨種者可爲神農氏道而難爲不辨菽麥者言也今夫見桃樹者知其實甘見梅樹者知其實酸夫桃與梅之樹非有甘與酸之理可推也見雁者知其爲南北之信鳥而無緣獨責雁以信埽戶之時見蠚蝥焉蠚蝥方逃也三尺童子能知之曰是緣壁結網者何以知之以向者食而知其甘酸數其南北而拂其網故觀其形而知其性也若非相則食柑而雖桃之甘食瓜而雖梅之酸指鳥而告人曰是亦羽族何有南北之信以鼠婦而雖長跣不揣其本復不齊其末智不若童子矣考驗者聖人自爲其難者也相人之法聖人詒後人

以易者也神農嘗百草一日徧七十二毒而方藥傳焉今不信
方藥曰草木之性何由辨形知之不服參苓而餐烏頭迨其知
之悔之晚矣蜂細腰者螫人黃蜂則不矣青蠅營營然變黑白
蒼蠅聲亂人不可使同罪也是於其相知之蛇之類多矣古人
問無恙亦問無蛇而蚺蛇吞鹿不吞人人赴之以形可識也若
不信形而非相則將見肉而不敢食見衣而不敢衣見日而不
信其晝見星而不信其夜也寶其貝焉而曰黑白各半不使人
寡黃屑點齒有赤駁不使人驚黑鼻無皮不使人病瘡赤帶通
脊不消胎赤幟內殼赤絡不使人善忘青屑赤鼻不使人愚淫
脊上有縷句屑不使童子盜則亦佩之而已古人何與焉橐駝
一也明駝千里馬則同也而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者
天下馬也人則比而同之然則天有十日人無十等彼都人士

何以爲萬民之望也舜爲聖天子項羽目與之同孔子聖人陽
虎貌與之同故龍有九或司雲雨或爲萬物災鳳有五或爲瑞
或爲妖聖人於相貴審也古之相人書不可得矣今於人面分
部限行年亦古法也象身具十二禽肉正月膽在虎肉二月兔
肉十二月牛肉熊膽春首夏腹秋左足冬右足是有何理哉古
人積驗數十象熊而始知之故曰相法者厯考古之賢達形狀
年歲事迹而比合之而非相者乃肆其無稽之辭也

原相下篇

孔子之言曰吾以貌取人則失之子羽鄭之襮蔑亦貌惡人也
著於經典此少不得難多暫不得難常也孔子門人三千獨子
羽以貌寢聞然明之賢不先於子美又二人貌惡非定爲愚陋
之狀也兀者德全無與於七竅則而能武宮而著書是在神明
也荀卿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
陶宏景曰相者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劇談錄云
丁重相駙馬都尉判鹽鐵于棕言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
重器所貯尙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浹旬果大拜後漢書
趙壹傳云壹魁梧美須豪眉袁逢使善相者相之云仕不過郡
吏竟如其言壹强干袁逢羊陟以買名又激皇甫規以爲高蓋
猾吏之雄非正氣此相之可前知者也漢書言王莽時甄豐子

尋被誅莽問其手文有天子字解臂視之曰此一大子也一日
一六子六近戮言豐尋皆當戮死晉書言成帝時晉寧有人謁
止車門言王和女可足下有七星星毛長三寸當爲天子后詔
誅其人並下晉寧郡誅可此則怪也奇異之氣疑於貴富非有
同人之質自然端貴可爲賢明之徵也左傳言子都射害人詩
稱其美歌之日不見子都漢書言雲陽董聖卿真美麗人也又
富貴然卒自殺無後此又刑也非是形骸端正而近惑於韶秀
故經傳於似秀而實非秀者正名之曰頑童則經傳於相審矣
知此二者相人之術進於道矣魏書耿元傳云善卜占王公求
其筮者元拒而不許曰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五代趙鳳
謂相士既識唐明宗若復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輻湊其
門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金史宗望傳大定十二年

詔自今宗室宗女有屬籍者及官職三品者除占問嫁娶修造
葬事不得推算相命違者徒三年重者從重若今之相士固無
取焉術士之口非惟妖異是懼亦當遠絕訛言門無雜賓名家
之規是無疑也

節婦說

禮郊特牲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後漢書曹世叔妻傳云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按婦無二適之文固也男亦無再娶之儀聖人所以不定此儀者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非謂庶人不行禮大夫不懷刑也自禮意不明苛求婦人遂爲偏義古禮夫婦合體同尊卑乃或卑其妻古言終身不改身則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理義無涯涘而深文以罔婦人是無恥之論也魏志鍾繇傳云子毓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其妻不復配嫁北史李諧傳云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北夢瑣言云士人女郎無改適之禮然朱漢王允讓仁宗時知大宗正事故事宗婦少喪夫雖無子不許更

家範卷一三
嫁允讓曰此非人情乃爲請使有歸檢禮志十八云治平中令
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縣以上卽許爲婚姻
熙寧十年詔宗婦非祖免以上親與夫聽離再嫁者委宗正司
審核其恩澤已追奪而乞與後夫者降一等尋詔宗女毋得與
嘗娶人結婚再適者不用此法是女再嫁與男再娶者等元史
列女傳云鄭州霍尹氏夫死姑命其更嫁尹不忍姑曰世之婦
皆然人未嘗以爲非汝何獨恥之尹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
志耳姑不能強此則婦人之節男子所不及其再嫁者不當非
之不再嫁者敬禮之斯可矣

貞女說

列女傳云丹陽羅靜者廣德羅勤女爲同縣朱曠所聘昏禮未成勤遇病喪沒鄰比斷絕曠觸冒經營尋復病亡靜感其義遂誓不嫁有楊祚者多將人衆自往納幣靜乃逃竄祚劫其弟妹靜懼爲祚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爲妾父而死是以託身亡者自誓不貳辛苦之人願君哀而捨之如其不然請守之以死乃捨之後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謂之貞女其義實有難安未同衾而同穴謂之無害則又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分乎此蓋賢者未思之過必若羅靜者可云女士矣可云貞女矣嘗見一詩云閩風生女半不舉長大期之作烈女塤死無端女亦亡鳩酒在尊繩在梁女兒貪生奈逼迫斷腸幽怨填胸臆族人歡笑女兒死請旌

藉以傳姓氏三丈華表朝樹門夜聞新鬼求返魂嗚呼男兒以忠義自責則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

妒非女人惡德論

妒在士君子爲惡德謂女人妒爲惡德者非通論也古見官文書者宋明帝以湖孰令袁愔妻妒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又以公主多妒使人代江革撰辭婚表見宋書后妃傳有云姆媼爭媚相勸以嚴妮媼競前相諂以急聲影才聞少婢奔迸裾袂向席老醜叢來左右整服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見斥魏書宗室傳元孝友上表云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侯王娶妾八人郡公侯六人第一二品四人三品四品三人五品六品二人七品八品一人至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皆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舉朝旣是無妾天下殆將一妻設令志強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屯邐內外親知共相嗤怪父母嫁女則教以妒姑姊逢迎相勸以

急以制夫爲婦德以能忌爲女工妒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此臣之所毒恨者也請制令王公一品娶八通妻備九女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一周年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妒加捶撻者免所居官妻無子而不娶妾科以不孝之罪離遣其妻北齊書元孝友傳亦有之舊唐書職官志司封云親王孺人二媵十一品媵十二品媵八國公三品媵六四品媵四五品媵三唐書百官志云凡置媵上其數補以告身散官三品以上皆置媵朝野僉載云唐貞觀中桂陽令阮嵩妻妒刺史崔邈云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旣禮教不修夫又神明安在解見任此崔邈意與元孝友同妒者婦人常情妒而忌則殺人者死傷人抵罪何煩詔表令檄牽妒言之哉明會典刑部律例一

云親王妾媵十人一次選世子郡王四人二十五歲無子具二人有子卽止三十無子始具四人長子至將軍三十無子具二人三十五無子具三人中尉三十無子娶一妾三十五無子具二人庶人四十以上無子許娶一妾律例四云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此則婦女無可妒禮法之最善者也易林云二婦同夫志不相思心懷不平志常愁怨意林申子云妒妻不難破家一妻據夫衆妻皆亂此不可奈何者也韓非子內儲說六微二云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意林典論云上洛都尉王玉以功封侯其妻泣於內恐富貴更娶妻妾三國志袁紹傳注魚豢典略亦同此其夫必素佻達者後漢書馮衍傳注衍與妻弟任武達書云先聖之禮士有妻妾年衰歲暮恨入

黃泉遭逢嫉妒家道崩壞醉飽過差輒爲桀紂房中調戲布散
海外家貧無僮賤爲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
惟一婢武達所親見頭無釵飾面無脂粉不原其窮不揆其情
訥訥藉藉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
宜詳居措且自爲計每以上書告訴相恐此婦性蓋暴急衍誣
之爲妒漢書貢禹傳言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蓄歌
者數十時無限制衍以宦斥貧不具僮自不能具妾循衍書意
蓋有愧行於其妻矣夫婦之道言致一也夫買妾而妻不妒則
是恕也恕則家道壞矣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
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是夫婦
之道也依經史正義言之妒非女人惡德妒而不忌斯上德矣

書舊唐書輿服志後

劉昫等作志肯言婦人貴賤履舄及靴略本開元禮序例下及唐六典內官尙服注謂皇后太子妃青韞舄加金飾開元初或著丈夫靴又言武德來婦人著履規制重開元來線鞵輕妙便事惟侍兒乃著履通典禮八十二云外命婦朝會至西階脫舄升又云量設脫履席於東西階下命婦應升者至階就席脫舄升又云司賓引降各納舄此本開元禮開元禮云皇后正旦冬至受外命婦朝賀西階下脫舄升其會儀設脫舄席於東西階下脫舄升酒行畢降納舄是脫去複下履也迨後婦人足弓於南唐漸成風俗此爲寶璽矣南唐裹足亦僅聞宵娘道山新聞言之最詳至明人忽有異說謂古亦弓足其說有二一者言孝堂山漢畫女人足前銳今審石刻男足亦前銳前銳乃側畫體

且蓋惟方履則見稜婦人至晉始方履漢畫宜前銳也古鏡鑄舞女像足亦前銳舞用利屣屣前銳非足銳也一者無智之人妄說古書晉人詩云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庾辭不憐也乃遠附之金蓮謝靈運詩云可憐誰家婦綠流濯素足明月在雲中迢迢不可得白足濯溪而引宵娘雲裏月常新南史言齊東昏鑿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花也乃寵異神明之如以金蓮花盆濯足之意而偽增云使以帛纏足行蓮花上古樂府云新羅繡行纏足跣如春妍杜牧詩云綢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溫庭筠錦瑟賦云粲耀織女之束足燕婉常娥之結璘行纏裹春雲束足結璘皆足飾而云裹足杜牧綢尺琉璃則七寸五分之青屐韓渥六寸圓膚已是五代而云唐時皆然杜甫詩云羅襪紅蕖艷乃可履紅韞而楊慎云古本麗

人行有足下何所有紅蕖羅襪穿銀誤以紅蕖爲金蓮足且
造漢雜事祕辛云足長八寸底平指斂約縑迫秣收束微如禁
中大唐新語太真外傳國史補竝云馬嵬店媼收得楊妃錦勒
襪一隻而明桑懌瑯環記造姚鶯尺牘言楊妃雀頭履長僅三
寸誠齋雜記言天寶時桃源女子吳寸趾以足小得名爲調停
之說者則曰某言古弓足某書古不弓足鷄鳴狗吠與人聲相
亂其執孝堂山畫者則無一文可證又不視男足自使疑惑吳
志諸葛恪傳注引恪別傳云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
傷於仁若時褻屈其女之足者何假穿耳以爲說哉弓足之事
宋以後則實有可徵鶴林玉露云建炎四年柔福帝姬至以足
大疑之鞏慶曰金人驅迫跣行萬里豈復故態上爲惻然徐積
雕陽蔡張氏詩云手自植松柏身亦委塵泥何暇裹兩足但知

勤四支已以足大不裹爲異老學庵筆記云宣和未婦人鞵底尖以二色合成名曰錯到底元時亦有之張翥多麗詞云一尖生色合歡鞵是也侯鯖錄云京師婦人莊飾與脚皆天下所不及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又其時詠唐崔鶯鶯者商調蝶戀花云繡履彎彎未著離朱戶以宋式追況之也然蘇軾減

字木蘭花贈君猷家姬云兩足如霜挽紵衣又云蓮步輕飛夢溪筆談云王綸家紫姑神謂其女股下有穢土雲不能載女子乃秣而登雲李清照點絳脣云見客入來襪剗金釵溜則北宋亦自有不裹足者藝林伐山云諺言杭州脚者行都妓女皆穿窄褻弓鞵如良人言如良人者南潞流人謂北方舊式道山新岡云宵娘以帛纏足令絛小屈上作新月狀揮塵餘話云建炎時樞密計議官向宗厚纏足極鬱長於鉤距王侑戲之謂脚似

楊貴妃言朝鞦過轡上似其時婦人腳也鬼董云紹興末臨安

樊生遊湖上寺開得女子履絕弓小張循王妾履也夷堅志丙

集云慶元時湖州南門外一婦人著皂弓鞋

兄侯君素旌異志

游宦紀

聞云永福鄉一張姓僧有富室攜少女求願僧曰好弓鞋敢求

一隻裂其底襯紙乃佛經也其時鞦前轡上故謂之弓宋史五

行志云理宗朝宮妃束足纖直名快上馬則束足令直始理宗

時直則不弓矣弓小當別言之花間集蜀毛熙震浣溪沙云捧

心無語步香階緩移弓底繡羅襪是底前向上吳自牧夢梁錄

云小腳船專載賈客小妓女荒鼓板燒香婆嫂則但言其小宋

時幾以爲婦人通稱較耕錄云元豐以前猶少裹足宋末遂以

大足爲恥此南宋時事而嶺外代荅云安南國婦人足加鞋襪

遊於衢路與吾人無異所謂吾人今廣西人是宋時嶺外皆不

弓足輟耕錄云程鵬舉宋末被擄配一宦家女以所穿鞋易程一履是其時宦家亦有不弓足者至金元之制楓窗小牘云汴京閨閣宣和以後花靴弓履窮極金翠今虜中閨飾復爾斐金蓮方瑩而九編體香皆自北傳南者是金循舊俗而元時南人亦有不弓足者湛淵靜語云伊川先生後人居池陽其族婦人不纏足蓋言其族女子不肯隨流俗纏足也野獲編則云明時浙東丐戶男不許讀書女不許裹足是反以裹足爲貴今徽州寧國小戶亦然積習所以難反今知其所由起則唐以前之制宜爲理董之周官屨人職有后及外內命婦之服舄屨總絢純自後遺文散見以推得古婦人履禮服則圓頭高底底向上晉書五行志宋書五行志搜神記開元占經並云初作履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從之義所以別男女也是履頭圓也玉臺

新詠梁皇太子聖製戲贈麗人詩云輕裾宜細襦畫屨重高櫛

藝文類聚此首作簡文帝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詩云履高疑上砌裙開特

畏風藝文類聚此王訓奉賀率爾成詠詩和簡文帝云簡釵新轡翠

試履逆填牆徐君蒨初春攜內人行戲詩云草短猶通屨梅香

漸著人鮑泉南苑看遊者詩云履高含響佩護輕半隱羅草短

通屨高疑上砌是底高也見只編明姚士麟撰刻在海鹽志林中云米黻唐文

德皇后遺履圖改日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裁雲飾長尺底向

上三寸許中有兩系首綴二珠蓋古岐頭履也是高底底向上

也向上則底下窄漢人謂之晚下釋名云晚下如舄其下晚晚

而危婦人短者著之可以拜也拜謂俯也其非高底者曰遠遊

履魏曹植洛神賦云踐遠遊之文履是也其非高底圓頭則前

銳後無跟名曰屨史記貨殖列傳云鼓鳴瑟跕音屣文選魏都賦劉涓子

注引史記作趾躡躡

又云掄長袂躡利屣漢書地理志云彈弦趾躡左思

魏都賦云邯鄲躡步躡卽屣漢書注師古云屣謂小履之無跟者所謂小履對禮服履言之跣者史記集解臣瓚云躡跟爲跣以無跟故躡之又跣之文言通曰屣漢書傳不疑傳云屣屣起逆後漢書王符傳云屣屣出迎二文皆言跣屣也又穀子雜錄云鞞鞞晉宮內妃御皆著之唐武德間婦人多曳屣亦跣也唐明皇楊妃鞞銘云細細圓圓窄窄弓弓脫屣露纖妍跣屣脫則鞞露婦人足自鞞男子小故鞞細圓唐書車服志云文宗制婦人青碧纈平頭小花草屣彩帛緩成屣而禁吳越高頭草屣草屣皆鞞之明初輟耕錄云浙西之人以草爲屣而無跟名曰鞞鞞婦人非纏足者通曳之今猶然也古詩孔雀東南飛云足下躡絲履織織作細步躡屣故步細蓋曳而緩行所謂躡步也又

云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則急起迎之所謂跼利屣也其男
女常服履皆前銳者曰鞞鞞曰武靴孝堂山石刻漢畫男女足
皆前銳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
紅錦鞞靴則女靴履前銳北夢瑣言云王迪車轍鞞靴鼻逾寸
而不傷腳指三日後入拜翰林聞見近錄云宋神宗開穎邸時
近侍以弓樣靴進韓維曰王安用武靴按隋書禮儀志云長鞞
靴田獵遊豫則服之是男武靴亦弓而銳也其弓向上者謂之
鼻漢釋名謂之卬角其靴缺前韠者釋名謂之韠韠皆男女有
之其膝以下飾有行縢結束詩所謂邪幅在下釋名云幅所以
自偏束今謂之行縢言以裹腳可以跳騰輕便韠末也在腳末
然則行縢裹腓韠覆踝跣古人所謂束足裹腳者如此後漢書
董祀妻傳云蓬首跣行賜以頭巾履韠與男子同宋高宗於秦

檣舄曰吾今膝袴中可不帶匕首則男子祿上及膝不用行勝此古今之異也其禮服履方圓改者宋書五行志云晉太康初婦人皆履方頭此去其員從與男無別也又云孝武之世幸臣戴法興權亞人主造員頭履世人莫不效之其時員進之俗大行方格之風盡矣是男女之式互易女子惟大足故履頭員可改方抱朴子云吳景帝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帳以婦人屐履著其上以試巫則未改時員頭履也其非禮服則男女靴履同史記滑稽列傳云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是其時男女履同也北齊書任城王湣傳云天統二年拜太保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向州言之足同故靴可換新唐書車服志亦言中宗後宮人胡帽海內效之衣丈夫衣而靴大唐新語云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

轅帽內外一貫天寶以前事如此唐書滕王元婴傳云典籤崔
簡妻以履抵元婴面血流唐詩紀事云段成式光風亭夜晏伎
有醉殿者詩擲履仙臯起捲衣蛺蝶飄可脫履擲抵人是唐以
前男女履同也古丈夫貴者履朱婦人貴者履青有綵色三輔
黃圖云鉤弋夫人棺中但有綵履

列仙傳
作絲履

西京雜記云趙合德

上飛燕同心七寶綦履秦嘉與婦書云今致龍虎組緹履一綳

陸機織女賦云足躡刺繡之履魏高允羅敷行云腳著花文履
耳穿明月瑤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云足下絲履五文章平頭奴
子掣履箱沈約少年新婚爲之詠云錦履並花文繡帶同心苴
是也惟南齊書云高祖素儉宮人盡令著紫絲履其他婦人非
貴者履亦有綵色漢書賈誼傳云絲履編諸緣注服虔云加牙
條以作屨緣師古云編諸若今之織成而爲庶人妻妾之履張

衡南都賦云侍者履躡華英至唐時則新唐書車服志云文宗時婦人平頭小花草履綵帛纓成和凝詞云叢頭鞵子細編綦帶綵金絲卽漢書王莽傳所謂句履岐頭出履二寸者五代時猶有叢頭之名以及岐頭平頭可因以見晉後頭方晉前頭圓之制非盡便服利展前銳也古婦人貴富者衣長不見足漢承古制婦人袍旁有曲裾江充傳注蘇林云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綳角名曰交輸裁元后傳絳綠諸子注師古云諸子大掖衣卽袿衣類此寬衣大襪唐謂之燕尾明日插襪其燕服則窄庾肩吾詩云細褙宜窄衣長釵巧扶鬟庾信詩云小衫才裏臂纏弦恰抱褙古男子上衣下裳婦人則不殊裳衣窄褙長裳連衣言從一也明史輿服志云婢使長襖長裙小婢使長袖短衣長裙短衣見褙爲賤人之服古婦人衣曳地其不曳地則史表著之

若漢文帝中人王莽妻美惡皆爲口實衣曳地則覆履惟見底

故底高順從人故頭圓其弓足小而銳者求之於古亦有所出

出於古之舞服史記鼙利屣集解徐廣云利屣舞屣也足容重

舞則見屣舞屣赤色花文薄底頭利銳綴珠張衡西京賦云振

朱屣於盤樽文選舞賦注引卞蘭許昌賦云振華足而却蹈顧

野王舞賦云頓珠屣於瓊簪曹植妾薄命云妙舞僊僊體輕解

裳遺履絕纓梁昭明太子舞詩云入行看履進藝文類聚簡文

帝舞詩云中度履行疎小垂手云頓足轉雙巾沈約詠腳下履

云裾開臨舞席沈君攸伎詩云頓履鳴珠珮劉孝儀和舞云迴

履裾香散又云頓履赴絃餘劉遵應令詩屣度開裾藝文類聚作劉

緩緩殷芸詠舞云頓足有餘情庾信詠舞云頓足隨疎節江洪舞

女云頓足復含姿李翱錄柘枝妓云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

靴出絳帷蓋舞先見足故言屣屣靴利屣本織因而裹之冒屣
裹足者舞人也南唐書言小周后劉韞步香階手提金縷鞋是
南唐貴人不弓足弓足出舞利屣明也大足利屣則屣前銳利
有鼻而弓古弓靴履不弓足南唐弓足束指就屣鼻利處而織
向上宋理宗時纔直後乃織向下此其大略也然金史輿服志
云皇后舄青羅製白綾裏明金黃羅準上用玉鼻仁如意頭真
珠裝綴繫帶韞青羅表裏綴繫帶其舄如意頭玉鼻仁飾珠與
皇帝舄同明史輿服志云皇后青韞舄飾以描金雲龍阜純每
舄首加珠五顆皇妃皇嬪及內命婦青韞舄皇太子妃韞舄同
命婦九品青韞舄宮人則弓搥鞋上刺小金花是貴人不以裹
足入制而宮人弓鞋爲利屣蓋撮尖軟鞋沈德符野獲編云向
聞禁掖中被選之女入內皆解去足紉別作弓搥後遇埽雪人

從內拾得宮婢做履始信其說不誣黃道周三事紀略云宏光
選婚懿旨以國母須不束足則明時制度過南宋遠矣而劉若
愚酌中志略云番經廠跳步叱神廟時教宮女數人做法事惟
弓足不能跳步叱宮禁中已不能守先法

本朝崇德三年七月有效他國裹足者重治其罪之制後又定
順治二年以後所生女子禁裹足康熙六年弛其禁古有丁男
丁女裹足則失丁女陰弱則兩儀不完又出古舞屣賤服女賤
則男賤女子心不可改者由不知古大足時有貴重華美之履
徒以理折之不服也故具分析言之非以歷證談者之短亦庶
爲讀古史好學深思者之一助焉嘉慶丙寅五月書於德州學
舍

細大減四分爲七寸五分唐人語如此漢行四分法亦四分

之一唐千金方亦一兩爲四分今醫用古方多誤道光壬午

九月十六日記

哭爲禮儀說

聖人之禮淳至周密禮之不行由俗士妄議論也南史王秀之傳云遺令曰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此王殆老氏之徒唐李匡父資暇集云喪筵伎婢唱悲切聲助主人哀謂之揚聲當爲羊聲義取羔羊跪乳不惟助也其解甚謬揚者舉也揚聲舉哀也士喪禮代哭不以官則使親疎更迭而哭周官挈壺氏懸壺以代哭者禮未大斂代哭懸壺明時刻更迭均也肆師云大喪外內命婦序哭喪大記君大夫士皆有代哭者哭以次序更代則不備官之家使僕妾宜也蓋大斂日久哭絕聲則不安不絕聲則孝子死矣雖老聃王秀之亦不得活王陽明年譜云父卒久哭暫止有弔客至侍者曰宜哭先生曰客至

始哭則客退不哭飾情行詐也是不守代哭之禮客曾舉哀而主人默爾且必客退而哭客進反不哭是飾情示矯也君子表微所當舉以告俗士好議論者不達之人又以哭無淚爲作僞按哭於禮爲哀之文哀者固哭其於禮當哭者卽不哀亦當襲哀之文而哭如羊爲告朔之儀卽不告朔亦當襲告朔之儀而其羊禮云公父文伯之喪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是未嘗不哭傳曰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則哭何必有涕也禮又曰有畏而哭之者亦不當有涕也禮又曰孔子哭舊館人出曰吾哭之遇一哀而出涕使子貢脫驂賻之曰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子貢言未嘗脫驂賻他人則聖人哭他人竝不出涕故禮不云泣涕止云弔哭今人以無涕遂不哭說文云哭哀聲也有其聲而已君子表微所當舉以告俗士不達者

書朝野僉載後

此書止三卷似從太平廣記所載復錄出者其記英公爲鄉人設餅兼及宇文朝王撰事極可爲世法王撰事載周書各裂餅緣止是未饑正當命左右撤去不與食又割瓜皮太厚投地眞輕薄人作達體態惜兩唐書英公傳皆不載又唐闕史有一條云郭泚爲河南尹一從孫來謁求一尉泚召與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食之鄭大嗟怒曰皮之與中何以異也僕嘗病澆態譌俗驕侈自奉謂子力田敝衣必知艱難奈何浮澆甚於綺紉乳臭兒因引手請所棄者鄭孫錯愕失據器而奉之鄭盡食之遂揖出贈五緡遺之歸其事亦佳兩唐書亦不載獨醒雜志亦有一事云王荆公子婦之親蕭氏子至京師謁公公約之飯惟啖胡餅中間少許留其四旁公顧取啗食之其人愧甚而退

安石此事可喜幾與王羅李勣鄭澣同而宋史安石傳亦不載或王雱生嫁其婦龐氏安石憎龐氏親因誣之非實事史惟記羅事其傳李勣鄭澣者以此事爲非要不知此事可知風俗及其人識度若遇左邱明司馬遷班固必謹記之矣僉載言英公謂犁地兩徧熟輒下種鉏蒔收刈打颺訖磴羅作麩然後爲餅少年裂却緣是何道理此處猶可若對至尊前作如此事參差斫却頭或疑其言太過按太平廣記載隋唐嘉話云宇文士及侍太宗割肉以餅拭手太宗屢目之士及陽若不省徐卷餅啖之嘗唐書士及傳不載新唐書載之以爲士及機悟此太宗好惡正也太平廣記又載柳氏史云肅宗爲太子時侍膳割羊臂臠餘汙漫在手以餅潔之元宗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啖之元宗甚悅曰福當如是愛惜鄭處誨明皇雜錄云武惠妃生日上

於萬歲樓乘步輦從複道窺見衛士食畢以餅棄水竇中上怒命杖殺既而赦之檢唐書讓皇帝傳云侍元宗按舞萬歲樓從複道上見衛士已食棄其餘竇中元宗怒詔高力士杖殺之從容諫止又唐語林云高少逸觀察陝州有中使於石碛驛怒餅餌黑鞭驛夫見血少逸封餅以進上曰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耶謫中使配茶陵此以見元宗能遵祖訓終不失天下英公言對御食餅裂緣棄之太宗必斫其頭英公必非妄語熏炙鄉人也愛其事有益於人故爲證成其義雍正四年

上諭云朕以勤儉先天下宮室之中於食餘之物皆不忍棄必令人拾取收貯之數年以來所貯米粟已至數十石之多蓋飯粘淘漉錄存者五年

上諭云朕生平愛惜五穀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

三月三日

聖人之性情如此待文王而興者中人以下皆可勉也晉書殷仲堪傳云爲荊州刺史鎮江陵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宋人國老談苑云查道以謹儉爲龍圖待制每食必量能盡一器乃食不勝則不復下箸雖蔬茹亦然嘗謂所親曰福當如是惜之春渚紀聞云元厚之自少至老每食度不能盡卽先分減別器未嘗殘一食明齋小識云青浦蔡禹銘習幕爲徵比每伏拾几下委穀人皆笑之享遐年孫朝杰舉於鄉施閏章子彥恪家風述略續編云丙寅遊浙寓舍王翁熟視予曰子爲施先生嗣歟昔尊公止此飯後餘粒墮地公貴人猶俯拾而噉焉今君亦然且神相類記宋人說部記范丞相子在逆旅拾錄米粃問荅與此同今范氏輯文正父子事未收此條此皆好事可記者嘉慶戊辰二月書於百泉

記田名數

田名屋者三百畝漢書食貨志武帝詔也名畦者五十畝文選注引孟子劉熙注云今俗以五十畝爲大畦名畹者三十畝說文云畹田三十畝畦田五十畝唐書南詔傳雙五十畝元以四畝爲雙佛書則以二畝爲雙其稱名不相襲也

本朝旗田初以六畝爲一晌四十二畝爲一繩園地百八十畝爲一所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奉

旨嗣後統以畝計不用晌繩名

藥量稱考

道藏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張云六銖爲一分四分爲一兩吳人以古二兩爲一兩隋人以三兩爲一兩今定四分爲一兩其言分者就兩四分之中藏經方藥數言一分半兩一兩卽此數六銖爲六百黍其數易知於古方可用誠通人也又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準如桐子大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爲度其言寸者亦周漢尺法刀圭者重三十黍方寸匕者重三百黍也刀圭卽刀匕匕者刀曲首中窪處可抄物古所謂匕首者也又云錢匕半錢匕錢五匕此則分三等古錢五銖五百黍半錢匕二百五十黍錢五匕七百五十黍也又云四刀匕爲撮十撮爲勺兩勺爲合則撮百二十黍勺千二百黍合二千四百黍又云藥升方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其言升乃

二萬四千黍今封黍以比古數可得量稱之準抱朴子金丹篇云金液用古秤黃金一斤又云古秤金一斤於今爲二斤率不過直三十許萬此必隋唐以後道士私改又倒誤其數至宋人著論率多疎誤江鄰幾雜志云古藥方一兩今之三兩隋合三兩爲一兩當是古藥方三兩今之一兩文倒誤也陳言三因方云今以開元錢十箇爲一兩今三兩得漢唐十兩按杜佑通典云六朝賦稅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以三兩當今一兩尺以一尺二寸當今一尺注云今謂卽時謂唐時也舊唐書食貨志云以北方銓黍中者八黍之廣爲一分容千二百黍爲龠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升爲大升三斗爲大斗十大斗爲斛百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調鍾律測晷影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然

則宋三兩豈能當唐十兩又豈能以開元錢三箇爲唐一兩宋
校正傷寒論及金李杲又言六銖爲一分今之二錢半此則誤
讀千金方者宋金時兩重七十銖豈可以六銖爲二錢半蓋互
求下算易於倒誤讀古方者當審之

木棉考

木棉有木本有草本其爲布初見者史記貨殖列傳楊布千石注引漢書音義云白疊也三國志東夷傳云倭人男子露紵以木棉招頭其自南來者梁書林邑傳云出吉貝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南史千陀利傳云出斑布吉貝婆利傳云其國人披吉貝如褌北史真臘傳云王著朝霞吉貝其常服白疊唐書環王傳云本林邑也王衣白氎吉貝斜絡臂褱服朝霞吉貝短褱其俗以吉貝橫一幅線於胷吉貝草也緝其花爲布粗曰貝精曰氎唐元應四分律音義云迦波羅可以爲布罽賓以南大者成樹此形小狀如土葵有殼剖以出花如柳絮可紵以爲布此南方異域本也其種由閩廣來者魏賈龜齊民要術非中國

物者云吳錄地里志曰交趾定安縣有木棉樹高丈餘實如酒杯口有絲如蠶之綿也可作布曰白縹一曰毛布宋彭乘墨客揮犀云閩嶺以南多木棉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史炤通鑑釋文云木棉二三月晦下種秋生黃花其實熟時皮四裂中綻出如綿以鐵挺碾去核取綿以小竹弓彈之卷爲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織以爲布自閩廣來者尤爲麗密趙汝适諸番志云吉貝樹類小桑萼類芙蓉絮長半寸許宛如鵝毳有子數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鐵軸碾去其子卽以手握茸就紡爲布厚者爲咒羅棉次曰番布次曰木棉又次曰吉布方勺泊宅編云閩廣種木棉樹高如柞結實如大橡而色青秋深卽開露白綿茸茸然以鐵杖趕淨小竹弓彈令紛起然後緝織爲布名曰吉貝蠻人織巾上作細字小花卉卽古所謂氍布菽園雜記云木棉

花生南越樹高四五丈花紅似山茶子如楮實綿出子中蘇州人稱爲攀枝花松江府志引儲華木棉譜云木棉有山花田花凡田來年擬種稻者可種麥其種棉者勿種麥也諺曰歇田當一熟若人稠地隘可種大麥及稞麥仍以糞力壅之決不可種小麥凡高田可稻可棉者種棉二年種稻一年多不得過三年過則生蟲地無力種棉糞不得太肥地除草宜淨宜腐草壅根宜加生泥去熱令蟲少也其草本木本不同者各就所見言之肇慶府志云以吉貝苗接烏柏根結花爲棉則以草本附之木本今中土多草本唐王叡詩紙錢飛出木棉花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啼俱嶺南唐時事皮日休詩申以劫貝布則江南唐時事時其布尙少宋史崔與之傳云瓊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至期年棄稚違老民人苦之亦是南布元史世

祖本紀云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此皆南來草木二本木棉也其西來者亦草木二本南史阿羅單傳云宋元嘉時貢天竺國白疊吉貝葉波國吉貝中天竺傳云梁天監初貢吉貝高昌傳云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纒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湯盤陀傳云衣吉貝布唐書地理志云西州交河郡平高昌置土貢氍布元農桑輯要云木棉撚織毛絲或棉裝衣服特爲輕煖其論木棉云木棉亦西域所產近歲種於陝右與本土無異此皆西來之木棉也古作貢市時以爲奇貨所記或非實後漢書哀牢夷傳注引廣志云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花白毳取毳漉漬緝織爲布常璩華陽國志云永昌郡古哀牢有梧桐木其花柔如絲民績以爲布幅廣五尺以還潔白不受汗俗名曰桐花

布又有罽旄帛疊李石續博物志云驃國收娑羅木子破其殼
中如柳絮織幅服之謂之娑羅籠段疑是迦波羅之名人所不
解以近見譌娑羅又疑是桐耳此種又通於東方通典邊防言
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笋續其皮爲布又爲紙唐書渤海傳言
沃州之綿盛京通志云今物產遼陽州海城縣蓋平縣木棉行
於四方與松江通州東南俱普被陳書姚察傳云門生送南布
一端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知所謂南布是木棉布也梁
書高帝紀云身衣布衣木縣阜帳是布衣爲麻衣惟以阜木縣
作帳也宋時中國稍自爲之蔡沈書集傳解揚州厥篚織貝云
今南蠻木棉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蔡時尙難得故舉以爲况
袁文襄牖聞評云木綿止合作此綿字今字書又出一棉字爲
木棉是棉字宋人所增亦由時市有木棉商賈通習元時則其

植漸廣瑯琊代醉編云棉花番使黃始所得傳其法廣東祠之始疑是姑字輟耕錄云松江烏泥涇木棉元時崖州黃道婆來教以造做捍彈紡織之法松江祠之江南通志壇廟云松江黃道婆祠舊在上海烏泥涇明天啟間張所望移於張家濱張象之記云元元貞時人初流落崖州後歸烏泥涇以閩廣種植捍彈紡織線線挈花之法教人人因祠之元英宗紀云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棉重加補綴嗟歎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蓋其時木棉布行不復貴異明史食貨志云太祖立國卽下令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苧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入稅木棉畝四兩棉苧一匹折米六斗木棉之利遂徧天下

輶釋名

輶者車深輿無輪有後轅者也漢書嚴助傳輿輶而踰嶺爲輶
字初見注臣瓚云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下云人迹所
絕車道不通蓋過山兜籠今過嶺者多用此西南東南古必有
輶猶卓倚南方太古卽有之漸及中土史記河渠書云禹山行
卽橋集解徐廣云橋近遙反直轅車也當卽是輶其或作楫作
標諸說不同者由北方儒生拘墟之見禹行九州山川險阻八
年之久必不當輿作徒同步行則必有所乘知輶必輶也周禮
鄉師注齊書輿服志並引司馬法云夏后氏謂輶余車殷曰胡
奴車周曰輶車周禮注又引司馬法夏二十人殷十八人周十
五人釋名云胡奴車東胡以罪沒入爲奴者引之蓋余車胡奴
車輶車三輦皆以人舁故曰輦其在車輿輦之間者則曰乘車

輦乘輿輦左傳莊二十二年宋萬以乘車輦其母漢書霍光傳
妻顯作乘輿輦加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之游戲
第中則有輪之車以人輓故兼車輿輦言之輦是今之輦羊車
亦名輦者以輦輅同貴輅假輦名凡車皆假輦名也其周輦之
輦亦有假以名車者謂衣車也周沈警張女郎事輦輦車駕六
馬唐許堯佐章臺柳傳以駁馬駕輦輦是也宋書禮志云輦車
無後輦其有後輦者謂之輦然則輦必是輦合輦言之始可言
車神仙感遇傳云郭子儀於銀州見空中輦車中有美女坐牀
垂足輦中始有橫板牀坐可垂足亦云輦車者蓋文筆輦車輦
車之譌其云輿車者昇車之譌知古人文字假借及引用之譌
則古事可知古者名橋亦謂之輦亦謂之茵亦謂之輦亦謂之
輦輦亦謂之昇車亦謂之擔亦謂之擔輿亦謂之小輿亦謂之

板輿亦謂之筍輿亦謂之竹輿亦謂之平肩輿亦謂之肩輿亦謂之膏輿亦謂之兒子亦謂之膏而令名曰輜古今異名同一物也輜者橋也狀如橋中空離地也其他名則各從其時也其在南方者南史猶重牛車蓋都邑道平坦乘之晉書王羲之傳云子敬乘平肩輿入顧氏園杜甫贈蘇侍御漁詩序云肩輿江浦忽訪老夫王銍默記云王安石居蔣山間陳堯佐來以二人肩鼠尾輜迎於江上是出遊以肩輿也唐摭言云陳確叟爲民愛州雖至顛蹙而歷聘諸侯率以肩輿造墀廡是干謁以肩輿也投荒雜錄云荊州守胡澍肩輿蹴鞠夷民十餘輩昇之則蹴鞠以肩輿也梁書蕭淵藻傳云在益川乘平肩輿巡行賊壘朱史慕容延釗傳云征湖南被病詔以肩輿卽戎事則軍中將帥以肩輿也漢書嚴助傳云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

輜而踰嶺則軍中士卒亦以肩輿也南方古少文字其見於中
土者後漢書井丹傳云陰就進輦丹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耶
注引帝王世紀云桀以人駕車蓋卽夏輦余車史記孔子世家
云哀公三年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蓋卽周輦輜車續漢祭祀
志注引干寶周禮注云對輦曰輦以階級廉郛輪不能行故以
人舁之漢官舊儀云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舁以行又
朝儀皇帝輦出房司馬相如上林賦云輦道纒屬注師古云謂
開道可以乘輦而行者皆以不宜車輪之故史記留侯世家云
上雖病彊載輜輜車臥而護之續漢祭祀志封禪云御輦升山注
引封禪儀云國家御首輦人晚水經注引四王起事云惠帝舉
輦司馬八人輦猶在肩五代史晉家人傳云出帝與李太后肩
輿至郊外是上所乘之輦亦名輦亦名輜車亦名肩輿也北史

蕭管傳云管惡見人白髮擔輿者冬裹頭夏加蓮葉帽蓋漢以後以輦屬至尊梁蕭管在藩晉出帝降記事者爲避輦名因謂之輿宮廷妃嬪皆名茵則太子諸王丞相亦可名茵漢書丙吉傳云馭吏醉歐丞相車上吉曰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車茵卽輦馭吏乃從騎注謂茵輦卽說文之茵車重席司馬相如說茵从革作輶漢官舊儀所謂四人舁以行者漢制本如此或僅指爲車中褥以今况古非也王莽傳云太子臨朝見羣茵輿行注音灼曰今之板輿而鋪茵師古非之謂坐茵褥上四人舁四角而行師古之說奇謬晉灼晉河南人其說乃河南舊俗輦也後漢書袁紹傳云徙居洛陽輜輶柴穀填接街陌魏志鍾繇傳云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舊唐書房元齡

傳云駕幸玉津宮元齡病追赴宮所乘擔舁入殿將至御座乃下唐書崔祐甫傳云被病詔肩輿至中書車服志云開成未定制大臣諸司長官刺史及致仕官疾病許乘擔惟不得驛謂官不給費而優老則仍古制五代史周書太祖紀云廣順二年七月甲午賜宰臣李穀白藤肩輿時以步履傷臂請告周書王朴傳云過李穀第交談之頃疾作而仆於坐遽以肩輿歸第宋史夏侯誨傳云景德元年侯對崇政殿忽中風眩詔肩輿還第宋史與服志云神宗優待宗室老病不能騎者聽肩輿出入皆以老病不便車馬鄴都長安洛陽開封皆乘輜也唐書李林甫傳云幸溫湯林甫疾詔以馬輦從則又今之駝輦矣其示寵異者唐書魏王泰傳云帝以泰大暑腹聽乘小輿至朝儒林傳馬懷素褚無量俱云嘗與至禁中內館方伎傳張果云肩輿至東宮

神秀云肩輿上殿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云明皇在便殿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又云申王每醉以錦兜子令宮妓擡昇歸寢曰醉輿北夢瑣言云天復元年宴壽春殿李茂貞肩輿入金鑾門五代史晉書王建立傳云許肩輿入朝富弼作呂蒙正神道碑云歸洛將行聽肩輿至殿門宋史富弼傳云許肩輿至殿門皆非常儀其在官署則唐書裴度傳自政事堂肩輿出杜讓能傳云崔昭緯鄭延昌歸第市人擁肩輿二相輿中諭之五代史盧程傳云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宋史輿服志云大觀七年詔非品官不得乘煖輦則品官煖輦矣此則唐五代北宋官輦之明證也其行遠用輦者北夢瑣言云杜審權涖江西連車發日自瀟橋乘肩輿猶明時外官長新店良鄉換輦五代史盧程傳云自魏至太原坐肩輿宋史范質傳云子貴參自

邕州肩輿歸闕此又道路肩輿之明證也五代史補云王建立子守恩爲留守乘擔子迎郭威威怒以白文珂代之蓋見上官不當肩輿却埽編云宋輔臣典藩諸使相訪者將起客使牽馬就廳主命索輜再三乃敢登輜是肩輿廣行已自有登輜公式又曲洧舊聞云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馬前或肩輿前少年時未貴然已肩輿矣晉書潘岳傳閒居賦云太夫人御板輿升輕軒舊唐書輿服志云咸亨二年敕百官家口會不乘車別坐擔子又言兜籠巴蜀婦人所用乾元以來易於擔負京城兜籠代於車輿唐摭言云乾祐丁酉關宴溫造蒙衣肩輿諸進士疑爲美女視之乃造玉壺清話云孟永母李氏到闕上命肩輿至宮庭是北方婦女洛陽長安汴梁之輜也因話錄云鄭還古與其弟昇肩輿自青齊奉母歸洛兩肩皆瘡五代史

張策傳云策與婢肩與其母東歸是又北方婦人道路之肩輿也隋書禮儀志云齊武帝造大小輦無輪轂下橫轆軌揆其制卽所謂擔也又云平肩輿縱橫施八天子至於下賤通乘又云步輿載輿皆無禁限唐車服志云一品二品命婦擔舁以八人三品六人四品五品四人胥吏商賈之妻二人宋史輿服志云太平興國七年詔民間無得乘四人八人擔子其兒子舁者無得過二人擔子兒子者以帷蓋底板分之王明清揮塵第三錄云宣和中蘇過寓景德寺見一快行家同一小轎至傳旨宣詔二人肩之其疾如飛惟不設頂上以小涼繖蔽之則他轎自有頂輿服志云肩輿王公以下黃黑二等凸蓋無梁今轎頂俱凸蓋也其制如此古賢以人擔輦爲非禮唐王求禮言輦以人負是以人代畜也朱子名臣言行錄云司馬溫公嘗同范景仁登

嵩頂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則策杖以行亦見北宋時多喜肩輿也宋史輿服志云紹聖二年侍御史翟思言京城士人與豪右大姓出入率以轎自載四人舁之甚者飾以樓蓋徹去簾蔽翼其左右旁午於通衢政和七年臣僚言京城內煖轎非命官至富民娼優下賤遂以爲常近日有赴內禁乘至皇城門者奉祀乘至官廟者於是詔非品官不得乘煖轎丁特起靖康紀間云靖康元年十二月初五日籍馬輿金人自是士大夫出入止跨驅乘轎至有徒步者都城之馬搜括無遺矣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九口送戚里權貴女於金搜求肩輿賃轎之家悉取無遺是北宋都城且有賃轎之肆而張端義貴耳集云渡江以前無今之轎却埽編云汴京皆乘馬建炎初駐蹕揚州特詔百官悉用肩輿出入東南紀間云思陵在揚州傳旨百官許乘肩

輿朝野雜記云故事百官乘馬建炎初以維揚磚滑詔特許乘
輦演繁露云寓京乘輦自揚州始其後不復乘馬如此則自禹
至北宋其文其事皆不可通明史車服志云宋中興以征伐道
路險阻詔百官乘輦名曰竹輦子亦曰竹輿是依南宋人謾聞
之誤菽園雜記云成化間制文職三品以上得乘輦兩京諸司
儀門各有上馬臺則洪武永樂時乘馬者多也其言亦似是而
非上馬臺自是古之扇石爲車設且禁地下馬牌非惟騎馬者
下宋趙升朝野類要云杭州百司報上馬時必不騎馬又云官
人出入兵士呵喝車馬時必無車車馬乃習言洪武時上馬臺
意亦同也大要北重車馬而古已有輦南重舟輦而古亦有馬
其扈從則當馬建炎乘輦專以江南扈從言之實則北地扈從
其在御道外者古亦有車輦宋史五行志云政和三年十一月

冰滑人馬不能行詔百官乘轎入朝丁晉公談錄云真宗東封
間或遇泥雨賜支鞋與轎錢動要五七萬貫此建炎以前北地
扈從之轎也元史桑哥傳云言於世祖曰去歲幸上都臣日視
內帑諸庫今歲欲乘小輿以行人必竊議世祖曰今汝乘之可
也此建炎以後北地扈從之轎也元史兵志站赤云江浙轎站
轎百四十八乘江西轎站轎二十五乘湖廣轎站坐轎百七十
五乘臥轎三十乘則又南地在官之轎至明時裁之正德四年
會典車駕司職掌事例俱不官給轎也

燂花說

以湯火燂花古有之其名未著周密齊東野語謂之堂花云東西馬廐有之舛州史料國朝叢記云燕中中貴人以湯及大火
近寒中迫牡丹使開於元旦奉上及慈聖爲宴樂而不加以名
王文簡則謂之唐花引召信臣諫冬生蔥韭菜茹以爲漢時有
此法其唐字實乍見或曰唐空也按唐空佛語單字還音亦作
曇謂此爲曇花定非也問之花匠實曰燂開之花木匠烤木曰
燂料竹匠烘竹曰燂竹皮匠熏皮曰燂游音皆若覃廣韻燂在
二十二覃也宋周君以爲堂近王公以爲唐匠人以爲燂而書
作彈實則止是燂也

鴉片煙事述

明四譯館同文堂外國來文入冊有譯出暹羅國來文云那侃備辦金葉表文差握坤大通事啟頭目到廣東布政使司給文赴北京叩頭皇帝乞討紅紗二十四匹綠紗二十四匹紅羅二十四匹青羅二十四匹那侃進皇帝蘇木二千斤樹香二千斤馬前二百斤鴉片二百斤進皇后蘇木一千斤樹香一千斤馬前一百斤鴉片一百斤此不知何年文今暹羅貢龍涎香象牙閃金香綴胡椒臘黃蘇木豆蔻速香烏木大楓子金銀香無鴉片明人國朝典故星槎勝覽瀛涯勝覽俱不言暹羅鴉片然大明會典九十七九十八各國貢物暹羅瓜哇榜葛刺三國俱有烏香卽鴉片繡文與會同館冊合知三國明時已有鴉片且入貢品蓋藥物也入中國曰烏香或曰烏煙就其本名還音曰鴉片亦曰阿

片亦曰亞榮亦曰阿芙蓉亦曰合浦融至明時始錯見於諸家文字古人則止謂之藥煙唐譯毗耶那雜事律云在王城嬰病吸藥煙瘳損苾芻白佛有病者聽吸煙佛言以兩椀相合底上穿孔中著火置藥以鐵管長十二指置孔吸之用了用小袋盛挂杙笮竿上後用時置火中燒以取淨不應用竹不應水洗此則西域古有之明徐伯齡蟬精雋云成化癸卯令中貴收買鴉片其價與黃金等其國自名合浦融是成化時市廛已有貨賣者萬厯時李時珍本草綱目穀部云鴉片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是已行於民間近朱仕玠海東廣語云鴉片出外洋咬嚼巴呂宋瓜哇煙筒以竹爲管圍八九分中實櫻絲頭髮側開孔以黃泥倣成葫蘆空其中以火煨之則今鴉片槍與唐微異槍以精木斗以陶土導槍以長籤取煙以煙籤剔斗以平篋以彎篋

鴉片土出咬啗巴云余文儀臺灣府志云咬啗巴本輕捷善鬪紅毛製鴉片煙誘使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國竟爲所據所謂鴉片土者死人骨骸紅毛卽咬啗巴取之而禁紅毛自食集衆紅毛環視懸其人竿上以毆打之人海海東贖語亦云瓜哇男女皆喫鴉片而荷蘭法則食之者死其物之見於舊籍者如此向讀康熙會典雍正會典禮部主客司朝貢俱云荷蘭在東南海中按荷蘭實在西北遠海與俄羅斯近其云東南海者以鴉片土謀占咬啗巴之寄巢也是鴉片貽害之切證嘉慶十四年八月閩浙總督奏蔡牽事言詢之弁兵皆謂牽船碎落水該逆素食鴉片身體羸弱不能扶板浮起溺斃深洋道光十二年八月廣東奏搖事言調至連州軍營戰兵多有吸食鴉片煙者兵數雖多難於得力經兩次部議立禁已有專例中土自愛之士造

止鴉片方或多費亦不能得效今考鴉片藥料本瀝肺加以鴉片土人汁力猛瀝肺愈甚久之則火氣送藥著肺不去故食鴉片者有朋說文云朋癰也灼肺成癰仍以鴉片攻之如以火燬皮能柔之稍通暢不食則肺癰挈摘肺主皮毛皮毛淅淅然泔泔然若中寒者疲飢矣肺發十二脈久之手足指甲十二脈起訖處皆痛手足無力就畏寒狀頸縮肩聳又食之則肺液盡此病之情也嘗以得其情爲處一方研白芨末煉梨汁爲糕常食之乃神效何由使咬啗巴人知之也

辨藥性在形色氣味鴉片由煎熬成形無可辨色黑當入腎味酸當入肝瀝主收滯沈能達下熱爲煙則下行極而上化味爲氣由陰達陽可概見也人之呼由心肺吸由肝腎今煙注肝腎以酸澀收斂人之所斂養借煙氣揚之於上故初吸

精神煥發逾其常度展轉探支久且不敷故至常吸之期精神困頓所謂朋也肝主謀慮腎主作強吸煙久其人必畏蔥庸瑣激之亦不怒由其精菲竭也肝腎既竭脾亦陷房事不男終至後泄其命必傾理初治此意主治肺使肺氣下降肝腎受磨朋未深者其效必速第受病有淺深素稟亦寒熱不同故朋深必主補下而視寒熱所宜爲輔佐究之升提既久下必虛寒藥宜於煖且朋久脾胃必弱宜先治中權使納食氣睢漸減其煙以至禁斷仍可延年生子至修合有罌粟汁由海舶來者分大土小土相傳大土爲向日葵汁近內地亦學之葵向日而寒理初言陰極求陽此物性也葵寒而滑人受病與罌粟之溫者同理初言此寒藥熱用無微不至故鴉片朋成先前升而卒後泄也有服生鴉片過一錢而死者尸

身無可驗惟軟如綿爲異然實非死也收歛斗甚精神氣血皆閉塞氣復則蘇不復而氣絕則軟而不僵也先君子宦陝時檢一尸骨言服鴉片死其骸骨中凝髓如廷掬之有聲蓋久脔提澀可補洗冤錄所未及也初服生煙者以薤菜汁灌之立愈以其味甘質滑中空與酸澀收澀正相反附其說於此李維鏞記

鴉片爲害使民貧尙可通變其使民弱則所關甚大今得一方白茅根五錢鴉片灰三錢甘草三分羯末糖八兩煎漉汁至八分加川貝末五錢煎成膏入甲瓶別用羯末糖八兩漉汁煎成膏入乙瓶爲一單每服至沖服甲瓶膏約三四錢再將乙瓶膏如數對入甲瓶藥漸淡脔漸輕一單畢用去矣如未盡去加一單必效此神方也程尙甄記

長月直日解

三長月十直日者唐用釋道之制其先雜見古書者論衡四諱篇云古人不舉正月五月子意林風俗通云俗言五月到官至死不遷南史張協傳云俗人忌以正月開太倉月令季秋之月云百工休搜神記云九月初七工作皆休息宋汴諸務正月十六日今俗染坊六月六日織坊七月七日其以九月則古法正五九月皆有可紀其著之律令謂之三長月則始於唐三長月者不空胃索經云諸佛神通之月能改齋漫錄

吳曾撰

佩章齋輯

俞德麟換

唐書高祖紀音訓並引智度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

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故此三月者省刑修善案漢書言匈奴常以正月五月八月會祭天神佛起西域後其教至北部乃始爲寶鏡移照之說遂至中土耳

鼠璞云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節鎮於此三月禁屠宰不上
官能改齋漫錄雲麓漫鈔以宋人沿用此例而謂宋火局者爲
非猗覺寮雜記揮麈新錄謂後人不知其原遂有吉凶禁忌之
疑水東日記以歐陽文忠五月不上官爲未能免俗容齋隨筆
則云其制不始於唐引晉穆帝納后北齊顯祖受禪二事爲證
吹劍錄俞文豹撰亦云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照南
瞻部洲晉宋間崇佛以此爲三陽月其言陽月檢子平書又謂
之無羊之月言係斷屠月猗覺寮雜記言宋於此三月無屠宰
之禁然老學庵筆記云宋法此三月亦減去食羊錢蓋唐遺制
能改齋漫錄云州郡供給此三月不支羊肉錢東南紀聞云宋
因唐甲子詔於此三月官中請俸亦不支羊肉錢蓋相沿如此
若晉與劉宋之世未嘗官頒行也顧炎武曰知錄又言雙月爲

良隻月爲忌案隻月爲陽何反忌陽善北史言李繪六歲求入小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是古人忌偶不忌奇今依左傳十月爲良遂謂忌隻月如此何又无忌三月七月十一月知其說不然矣唐書百官志虞部云京兆府三百里內正月五月九月禁弋獵刑法志云凡斷屠日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見於唐書者至夥唐律斷獄下長孫無忌等疏議云斷屠月謂正月五月九月禁殺日謂每月十直日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於此月日決囚者杖六十明重修會典第一百三十七卷每月禁刑日期亦同而唐人之制獨密者宋敏求唐大詔令百十三卷武德二年正月詔云釋典微妙道教沖虛自今正月五月九月及十直日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是唐制爲開國祖訓故世守之唐會要會

昌四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正月五月九月斷屠出於釋氏其說
更明今案提謂經佛告提謂歲終三覆天帝釋太子使者日月
鬼神地獄閻羅百萬神衆用三長月四部案行善惡正月少陽
用事五月太陽用事九月少陰用事以生長藏爲義佛家止三
時二三四五爲一時六七八九爲一時十十一十二正爲一時
三長爲三末月故計校也經言四時交代乃譯之過智度論亦
求說不得強爲之解而唐宋俱用其義唐律所謂十直日則出
於道家辨正論云道門齋法六齋十直甲子庚申本命等齋明
真儀云正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
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夜中安一長燈於一燈上然
九燈火上照九元雲笈七籤齋戒云明真科言十直日一日北
斗下八日北斗司殺君下十四日太一使者下十五日天官及

三官俱下十八日天一下二十三曰太一入神下二十四曰北辰下二十八日下太一下二十九日中太一下三十日上太一下周行天下伺人善惡唐六典云天下觀一千六百八十七所齋有七名其三曰明真齋此明真法也今佛家引此十日爲準提齋曰則後起之談淨度經云所司神明聽察一月六奏有六齋曰一歲三覆爲正月七月十月百文清規引隋開皇三年詔天下正五九月并六齋日各寺建祈禱道場不得殺生命唐大詔令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敕言正七十月及三元日起十三止十五亦見冊府元龜崇道教中則用道齋期今求唐高祖之意用道家三長月則正月同釋釋又無十直之目故三長十直釋道各專九十日歲得停刑斷殺百八十日意主惠及民物非於二氏有偏重詔所在公私斷屠殺上官祭告宴會無羊之月

不能成禮故不上官後世不斷屠亦不上官然猶知其制至十
直日南唐猶行之其次日半堂食青箱雜記謂是去唐土半之
議趙師俠謂拜命歷正五九爲火局七修類稿曰知錄遂以正
五九爲五行家言不悟禁弋獵斷屠殺不行刑何涉於寅午戌
火局是惟聞俗忌而於古今法制未留意也

誦佛經論

佛經在中國實有驗者晉書載記徐義爲慕容永所獲埋其足於土中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土開械脫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於楊佺期南史王元謨傳元謨始將見殺夢人告之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元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投旣覺誦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猶誦不輟忽傳唱停刑太平廣記且載其文云觀世音南無佛南無心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靜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佛不離心能改齋漫錄熙寧間徐師回之戚官河朔於獄屋光處見其文有張氏子病目念此得瘥魏書盧景裕傳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言人犯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然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

音此人法苑珠林作孫敬德事載正史非佞佛者偽造唐書傳
奕傳云嚇恩欺庸追既往之罪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
梵言以圖偷免則當時實見文案如此又夷堅志丁集紹熙時
明州王百娘患瘡聲投誠觀世音夢授以偈曰淨土周沙界云
何獨禮西但能迴一念觸處是菩提又云可普勸持誦踰月卽
愈其舅爲鑲板以廣其傳癸辛雜識言行御史臺周維卿流哈
喇和林詩高王觀世音經夢僧口授觀世音菩薩應現解厄咒
曰答侄他唵呿羅伐多呿囉伐多呿呵伐多羅呿伐多羅呿伐
多娑呵持誦還朝今其咒在經後問見近錄朱道誠妻王氏素
持心咒病中夢人授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離身一切災殃
化爲塵十九字今其文附心咒後蓋鬼神欲行其說必擇有罪
而情可原及被病不應死之人以章之又南史顧歡傳云山陰

白石村多邪病歎命取孝經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曰善禳
惡正勝邪陳書徐陵傳陵疾其子汾焚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
不息三日陵豁然而愈其事並不由佛經南史劉蕡傳其母寢
疾蕡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
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志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
日乃亡褚翔傳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
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爲精誠所致周書孝義傳張元
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誦經禮拜以祈福佑後讀藥師經
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元行
道每言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天人師乎
願祖目復明元代闕如此七日其夜夢一老公以金鉚治其祖
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驚喜而覺獨告家

人居三日祖目果明鑒誠錄云陳軍使妻高氏以破殺戒暴死見城隍神問更修何善高素念上生經至此遺忘乃厲聲念伏牛和尚傷壘巢燕傷鷄刀鳥旦傷造蜜蜂及一鉢和尚阿剌刺歌神聳爾立聽送高歸人世夢溪筆談朱壽昌聞佛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常獲所願壽昌刊布至河中見其母案白石村人及徐汾所誦非佛經張元之夢非僧高氏念歌朱壽昌水懺非佛語然則史冊所著炳然不誣者惟有二說一則至誠感神事不由經一則經初出借此人以傳至於官事喜慶或日月食番僧及中土僧結壇持誦或以爲違禮則又不然古兒離僕侏所以合萬國衆類使各致其情聖王之法非門戶偏見所能喻也若喇嘛持咒非是妖邪唐義淨求法高僧傳咒藏云升天乘龍役神利生之道惟咒中土服聖道鬼神明禮法

外國人信佛鬼神惟敬法師傳曰箕伯直柄虞遂伯戲相胡公太姬在齊蓋神歆其類佛徒日衆其神亦宜有至者理勢如此非可口舌爭也佛咒在中國或驗或不驗中國自有鬼神或好佛者助之或惡佛者阻遏之辰州符咒至神易地稍衰豈非人鬼不相謀之證此則持咒之說不爲誣也又言誦經有益於死者佛以金人感夢達於漢帝知其神力足以自傳人死轉經自晉以來學者引經非之此在不答也古自無佛周人非故略之孝子求有益於死者惟佛書自言有益故於此求之耳古人言佛不能枉法不知是鬼神鑒其哀誠又言忍以死者爲有罪則又未視追福之文此追薦之義合也至愚民誦經欲自準罪據北史蕭譽傳譽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甄元成素誦法華而密與江陵通書亦釋不誅譽後見之嘗曰是得法華經力也

周書傳同

管隱忍深怨以勸誦法華人沙門亦當有道高徒衆者其在陰
司類人世貴鎮爲鬼神所重枉道請託千百之中蓋一二焉佛
之正法必不如此僧徒得其一事妄謂皆然非佛之失此又一
說也或曰誦經以求來世之福則真妄矣以愚度之此說又可
信古之取士射中者爲諸侯後之作人文高者得美仕於治民
平訟蓋無與焉而不廢顯達佛於鬼神爲近端誠誦經者自當
留勝因矣人神一也神者聰明正直而壹人者五行之秀萬物
之靈人不皆靈秀則神亦不必壹以人世推之凡此七事理在
不疑闕佛者不推究事情徒作倣徨之語有損無益記曰君子
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民誦經不必得福猶讀書不必富貴民
求福不必於聖猶食粟不必是伯夷所樹誦經之說如此而已
降神怪誕焚頂穿脇巫祝皆然邪教釀亂或託於佛或託於道

或亦出於儒是在法禁弛事不開佛也

誦佛經論下

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
凡覲國王必有讚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三國時魏東阿王
植夜聞魚山梵唄清雅哀婉動人佛氏慈善以慈悲化俗故當
飾以閎衍之詞昔蒙古攻金至潼關謂其臣撒馬哈曰譬如圍
場中獐鹿吾已取之今獨餘一兔耳又其臣言得漢人無所用
不若盡殺之使草木叢茂以爲牧地耶律楚材善言之始用收
納租稅法番子及蒙古部落遠邇其人奉佛猶中國用儒耳其
人不知種植以殺奪爲業勢使之然其不以殺人爲不仁亦勢
使然獨歸依咨稟於佛不匿其情此豈堯舜周孔之道所及化
哉文仲子云佛西方之聖人也諒矣隋書李士謙傳云客問三
教優劣荅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輟耕錄云字羅魯神言

釋如黃金道如白壁儒如五穀中土以三教並論誠非達人之
言後周武帝考論三教先道於佛則又不然道者九流之一家
佛自西北之法數十國安危係之迎國師求舍利至以兵爭中
土兵亂時或蒙其利或被其害承平無事搖筆著書號曰三教
此僧徒之所樂聞者也僧非佛也僧之教亦非佛教也佛教人
在推論報應袁宏後漢紀明帝紀云天竺國佛漢言覺也將以
覺悟羣生其教以修善慈心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
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
善修道以練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魏書釋老志云有過去
當今未來三世漸積勝因陶冶粗鄙經無數形澡練精神乃至
無生隋書李士謙傳云佛經言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
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論也至若鯀爲黃熊杜

宇爲鵲鳩褒君爲龍牛哀爲虎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
如意爲犬黃母爲鼃宣武爲鼃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
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皆非因佛說始傳可爲前證今
喇嘛亦言修練精神其轉世乃所自主真佛教也然則輪迴報
應之說佛所深畏推己及人演說陳戒世人反謂佛造此欺人
抑何聽之不聰哉古言三世爲將道家所忌陳平自言多陰謀
其世卽廢不能復起李廣忼慨自陳殺降禍大不得侯自刎死
其後族滅殺戮之慘加以機心老子化胡佛繼起而致戒焉後
漢書西域傳云天然修浮屠教不殺伐遂以成俗其效甚明又
言精靈起滅因報相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梵言羅漢此言惡
少年佛之化之後漢書注引本行經云釋迦菩薩在兜率陀天
命舍利弗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迴邪入正其言不

必信佛實欲世人止殺後世慧黠求食者始創參禪談心之學
非佛法也好生乃天道殺即寓於中誠不能止而堯舜周孔化
所不至有佛以爲之導又幸而爲人所服宜何如寶貴之元時
薩斯迦之帕克巴興紅教明時甲勒瓦宗喀巴羅卜藏札克巴
興黃教西與北外番奉之中國則元世祖置天師領江南道教
以遏巫鬼之習均於儒術渺無涉亦何必並儒稱三教也推佛
義爲覺亦曰世尊言時宗也牟子理惑論云佛者諡也見宏魏
書釋老志云浮屠佛陀轉爲二音則佛言能仁靜覺西域或呼
僧爲佛世人望之過深且曰活佛宜不死此與雨行何聖之談
何異羅泌妄引學記求之也佛解佛名或又以香草初生解菩
薩六根清淨一塵不染解和尚案後漢書佛作浮屠菩薩則一
切經音義具言爲菩提薩埵古人又書作扶薛和尚則音義云

梵言卽婆素迦于闐言和尚華言知有罪無罪又如伊蒲塞爲
近住沙門爲息心單字還音非中國語就和尙名知回回初學
佛教佛削髮實回回番子本俗今喇嘛衣似蒙古冠似古突厥
突厥者此言兜整卽回回帽或中叢紅黃細紙毛又作臺笠似
安南人佛本無髻言髻者乃肉髻以此異相爲教行中土之兆
朝野僉載云僧鼎言如來螺髮菩薩寶首如能修道何必剃除
遂長髮得杖一百不知佛紺髮則未剃時髮也中土僧則魏晉
時處士冠服何者魏書釋老志云漢世沙門皆衣赤布是佛本
俗隋書經籍志云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不言
有他異知其冠服是魏晉制也天地間游氣必有所歸靈威仰
五府祀廢泰山主生火神王南真武稱帝佛據金行含樞紐亦
散爲淫祀小鬼神三帛三正三恪制廢而方外不改易服色道

教存漢制佛教存魏晉制鄭康成註經詳訂五府三帛若逆知
後世之事蓋儒有深心者矣佛生天竺水經河水注云新頭河
逕中天竺兩岸有國曰毗荼佛法興盛今溫都斯坦厄納特珂
克爲古中天竺人皆惡佛習天主教藏爲東天竺緬甸兼南天
竺自藏東北佛教亦不同藏北回回則唐書回鶻傳云元和初
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醺酪可汗常與共國今
阿渾也天主之耶穌回回之穆罕默特佛之釋迦文乃後秦韋
宗所謂九州之表五經之外正自有人者中土釋教僧尼各兼
四窮民之三其黠者乃欲排陷道士獨據其利君子非之據南
史顧歡傳夷夏論老子之天竺入淨妙夫人口中化夷而夷語
又以道教書居佛前卽欲伸道此大智度論迦頻闍羅鳥乘猿
猿乘牛之鈍義也天行不取畫一師道期於成物西方之佛則

是宗師佛至中國譬若客耳使與家人齒禮不可也僧徒則家
人之叛從客者又不得復與道士齒也隋志佛經有四種曰大
乘曰小乘曰雜經曰疑經其三藏則經論律漢秦景蔡惜得四
十二章經語無迴曲梁時佛徒達摩來見中國經論以爲不得
佛旨又洛陽伽藍記云西域流支以梵語譯曇謨漢字經傳之
西域沙門皆東向禮拜謂之東方聖人今中土經多妄推尊佛
至乃昧出世先後佛安得知其經也愚民歸依佛所憫念姦人
借以自便則鬼神必殛之聖人不非鬼神巫祝祠禱皆定其禮
頒以官經史可據戶口日增土田不能日長農工商賈兵役皆
有人矣此則中土之僧勢所不能去者知大地之廣則能敬佛
知聖王之道行於衣冠文物之邦則不爲怪謬之談謂三教同
源六朝人爭言慧業明人相尙無拘闕彼旣甘背於儒又不能

入於佛佛言因果人主已爲極位梁武帝棄主卽奴便是毀滅
佛法操行無聞輕險有素毒蠱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稱
清淨人疑佛不祐之佛誠不祐之也

佛徒莠書論

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云元嘉時慧琳著均善論曰周孔爲教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效止於榮辱誅責推於窮賤視聽之外冥然不知廣宏明集梁武帝天監三年四月十一日敕云老子周公孔子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跡旣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唐法琳破邪論云傅奕奏曰但聞郊祀上帝琳彈之曰員壇南郊不免殺生之咎豈如佛戒不殺爲先太平廣記崇經像引傳神錄云會昌六年正月有人至周穆王陵聞神人言錄西海君當與李某同日錄李某坐毀聖教滅一紀算此皆中國人言也謂天有咎周孔冥然跡邪爲唐武宗民直斥其君之名而云鬼卒錄之學佛之人豈宜作此言乎有學佛者曰君作此言墮拔舌獄矣學佛者逆天背君非聖又

欲拔人舌可謂諸善莫作衆惡奉行者也佛法之衰正由妄言之過魏書以崔浩滅族爲滅佛及投經廟中之報沈德符野獲編以夏言罹大辟無後爲撤大善殿焚佛骨佛牙之報其說陰慘無理廣異記云鉗耳含光妻陸四娘許寫金光明經病亟忘遺屬地府受罪與二十八婦人各解髻雨雨結投釜中冤楚之聲聞乎數里法苑珠林引洛陽寺記云米南陽侯慶有尺許銅像擬賣牛爲金色遇急事賣牛用之夢像云負我金色今取卿兒醜多以充金色醜多送死慶年五十餘惟此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鄰鄰里之內咸聞香氣文見洛陽伽藍記開善寺中乃魏事也地獄之兇恣銅像之無恥一至於此世亦何苦而須此正教哉

書管子後

嘉慶丁巳讀明人所刊管韓子管子宙合篇敖注云堯子也錄其義藏之在德州得劉績校房注足本始知向所見本有刪節房注謂敖是丹朱甚不辭也小問舍命因釋作澤合考工記大匡况與我齊國之政况作况合白虎通房解失旨前人已言之戒篇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四經而誦學澤亦釋也謂不考不正四經謂孝弟忠信而注云詩書禮樂流澤宙合篇夜有昏晨半星謂昏旦夜半三候中星也而注云星半隱半現大匡庶人欲通出欲通貴人子欲通出當作士本篇貴人子及士及耕者再見可以互證而注云出謂欲適他國牧民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卽乘馬聖人善分民之分言託業用之也而注云可以分與財皆非也小問云口

開而不合是言莒也韓詩外傳引此作口張而不揜古舉而不
下呂氏春秋重言作𠵽而不𠵽說苑重謀作吁而不吟論衡知
實作君口垂而不𠵽梁元帝金樓子志怪則曰口開而合顏氏
家訓音辭則謂李季節引此口開而不閉證莒音不必同矩是
古有二本一作口開而不合一作口開而合皆象聲知之而注
云兩口相對知是言莒亦怪謬矣立政云天子服文有章而夫
人不敢以宴以享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緣散
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長懸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纁
不敢畜連乘車春秋繁露服制云天子服制有章夫人不敢以
燕餐公以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緣散民不敢
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緣元纁乘馬
貉與貉異文水經注引竹書紀年云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將

軍大夫適子戍吏皆給服呂祖謙大事記引作代吏皆給服代
地名今本水經誤也貂服當武靈王八年胡服當十九年卅距
十二年吳師道校戰國策謂貂服卽胡服或以疑管子長鬣貂
之文尤非也管子古在道家或在法家別錄論道云道約言要
可以曉合經義尋其義亦有與韓非同君臣下云兼上下以環
其私韓非八蠹則云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
謂之公立政云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
罪死不赦重令云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
不從令者死韓非二柄則引韓哀侯吳起二事以明之又韓故
異於管管子五輔云爲人夫者敦悫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
韓非備內則云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疎法
禁云修身則不以親爲本聖王之禁也韓非八蠹則探非令尹

殺直躬牧民云言室滿室言堂滿堂韓非難三則云言室不得
滿室言堂不止滿室此同在法家之證然非亦解老其說管不
害管在道家也心術下云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
堅固及內業篇皆韻語漢人改徹爲通又姦管章璋之屬皆是
別書輕重戊云處歲作造六崋以迎陰陽下有九九之數則崋
計字也霸言云崋近而攻遠山權數云天毀崋壞姚寬戰國策
後序謂崋見亢倉子鵠冠子是姚未見管書若竇華謂武后崋
古地也見戰國策戰國策却無之大匡有或曰法法有一曰案
山海經韓非子皆有一曰法法有春秋之記案公羊傳引不修
春秋左傳韓宣子見魯春秋國語晉楚皆有春秋小稱有毛嬙
西施案莊子齊物論釋文司馬彪云毛嬙古美人西施夏姬也
謂夏時人小問有秦穆公或後人追改制國鄉與國語不同者

管書未盡行也大匡云魯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閭請比於閭內
以從於齊呂氏春秋貴信篇云魯請比閭內侯以聽國皆有閭
如言封內食采耳管書文義自明漢人說閭內侯爲峭函讀管
書反不能明則管書師說少之故也甲子七月

墨學論

墨者宋君臣之學也墨子又推宋學以合古道術周時韓非所謂顯學有三墨入儒其書三家鉅子附益倍譎不同其有非儒蓋不足怪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稱道禹行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淮南子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故薄葬節財閑服生焉謂墨子學禹用夏政者以文辭推之知所從來遠史記自序傳云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說苑反質篇云墨子言禹盤庚土階三等衣裳細布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則墨子亦述堯舜盤庚漢書藝文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古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

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治天下是以尙同
按莊子言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
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
之所謂道術者必有其人以職則曰清廟之官以書則藝文志
首列尹佚二篇也記曰天子命諸侯教然後爲學宋王者後得
自立學又亡國之餘言仁義或失中管子書立政云兼愛之說
勝則士率不戰立政九敗解云不能令彼無攻我彼以教士我
以毆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如此正宋襄公
之謂左傳公子目夷謂襄公未知戰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
二毛則如服焉兼愛非攻蓋宋人之蔽呂氏春秋審應云偃兵
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據左傳襄公歿後華元向戌皆以止兵
爲務墨子出始講守禦之法不如九敗解所譏墨子實宋大夫

其後宋慳亦墨徒欲止秦楚之兵言戰不利有是君則有是臣
以此見墨學實君師所授墨子又言堯舜禹盤庚以證之非如
諸家道術違離道本雖述古人猶爲非法矣呂氏春秋當染篇
言魯惠公時史角止魯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蓋兼通其義以
證清廟之官墨又稱齊晏嬰徒以嬰毀孔子有儒者崇喪達哀
不可爲俗之言嬰不足以首墨齊魯非墨所從出墨爲宋學明
也公孟篇云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子之古非古也
是古非今漸染及儒至秦乃受其禍荀子言儒者法後王所以
爲儒墨以殷後多感激不法周而法古所以爲墨後世儒者至
乃喪服不知禮律用溫公家禮文公家禮豈非儒名墨行充塞
天下哉戰國時廢學校墨學亦散推久服傷生之義計及牀第
之間太儉約漫差等會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

荀子非
十二子昭昭然

爲天下憂不足而不求誰亂之者

荀子富國

蔽於用而不知文

荀子解蔽

有見於齊而無見於畸

荀子天論

是其蔽也史記自序云墨子強本

節用不可廢也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真天下之好也才士也夫
願天下之安定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其爲人太多其
自爲太少蓋知言矣

非無鬼

易曰載鬼一車虛無不可知也不曰載空而曰載鬼立鬼之名
載鬼之形是有鬼也高明之家鬼闕其室聖人見之矣人謀鬼
謀聖人成之矣書曰予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人皆有祖
人皆有鬼也詩曰神罔時怨神罔時憯憯者人之性情也無
其物何以有性情又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春秋曰有蜮有蜮
則有鬼但不可得耳號有降於莘朱聞嘻嘻出出曹見君子立
於社皆鬼也相與康叔皆在衛燕姑之祖予蘭非死而魂散也
孔子譏諂非其鬼曰非其鬼則有其鬼也故曰敬鬼神而遠之
不諂亦不非也禮與樂人鬼參用之者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無鬼則不祭禮樂或息矣儒明鬼者也通天地人之謂儒天神
地祇人鬼是儒之事也道亦明鬼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無鬼

則無陰而道非其道矣陰陽家者流墨家者流固明鬼者也誣
鬼神者殃及三世不敬宗廟有誅法家者流亦明鬼也名不正
則言不順經言鬼神律言鬼神名之必可言也可行也名家者
流亦明鬼也縱橫家者流明地勢察人情稱述先君亦明鬼也
雜家者流言王治無不貫呂不韋淮南王亦明鬼者也農則祈
年祈穀祭水旱逐田祖亦明鬼也以是言之六藝九流皆言有
鬼者也天子祭百神庶人祭於寢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明鬼也
聖人能饗帝孝子能饗親顯亦祭魚豸亦祭獸自人以至禽獸
皆明鬼也娶妻如之何曰共事宗廟軍旅曰社稷之事曰殯曰
宗廟之豆聘曰不廢先君之器幣和好曰遠福於先君征伐曰
先王之鐘鼓自絕地天通以至每飯必祭古今皆明鬼也自四
郊迎氣以至大饗逐疫善惡皆明鬼也衛以祭謂狄魯以郊謂

吳北有野祭南或淫祠是天之下地之上皆明鬼者也或曰如是則迂矣非鬼之說與六藝九流並起獨非天之下地之上者哉曰淮南言楊朱非鬼是天主教先聲也然吾推天主教亦明鬼也彼所謂瑪里亞及耶蘇者其爲烏有也久矣若無鬼何多祿寶錄何故於羅瑪奉之且無鬼之論雖辨聖人所不知以之說終尤不可也無鬼之言曰聖人以教人耳使無鬼何以爲教如無之是欺人也而自盡禮是自欺也以爲無而祭焉是以先人爲戲也不可言也又曰衣物不當有鬼鬼何有衣物不知物老爲精未老而忽有異者人鬼憑之也其老而朽則物之鬼也人有知物無知其鬼亦然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禮曰體物而不可遺物且有鬼而謂人無鬼疑物無鬼而不信人有鬼不可道也又曰人猶燈魂猶燄人猶刀魂猶鋒也盡則滅矣不悟

燈滅復然刀缺復鑄人死不必又生則人不爲刀與燈魂何據
而謂之鋒與筴也不可通也昔阮瞻執無鬼論而親與鬼反覆
屈之無鬼何以屈之然則論無鬼者亦明鬼者也

緯書論

緯者古史書也通記天地人蓋靈臺所候簿古之藏書在史氏稽之天文察之地理知七政五步十二次之度五方剛柔習尚山川險阻明堂四門延訪得窮荒之迹合之三皇五帝外史之學太史小史焉相保章內史外史御史官爲聯明堂太廟靈臺辟雍觀臺傾宮地相接其中書皆史也史者鄭注周禮云日官也而記事焉聖人以人合天故古爲天稽古爲同天商頌元鳥以天帝爲古帝周書周祝解云天爲古地爲久古者天部之所掌也公羊疏云問曰六藝論言六藝者圖所生也春秋言依百二十國史何荅曰王者依圖書行事史官錄其行事言出圖書豈相妨奪其荅非也百二十國史仍是圖書古太史書雜處取易於河圖則河圖餘九篇取洪範於洛書則洛書餘六篇漢人

依經錄出者易有飛候書有五行詩有五際皆史氏之舊孔子
定六經其餘文在太史者後人目之爲緯則百二十國史皆緯
也然則孔子不定緯何也緯記黃帝以來靈臺諸史不必皆賢
史記天官書云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
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譌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
不書然則孔子不覽緯乎申鑒俗嫌篇云或曰燔之曰仲尼之
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意謂仲尼之作中亦有之其言非
也史記言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則孔子舉覽緯始論六經覽
緯不作緯也然則藝文志著錄不載緯者何也如漢律漢令在
廷尉則亦不載也緯在太史不在秘書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史
官凡秦記皆燒之非博士所職詩書百家雜燒之又云博士七
十人候星氣者三百人蓋博士與史官官與書皆不相涉司馬

遷報任安書言其先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漢舊儀言天下
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太史別有天人書藝文有太一以下
及海中占而無甘石星經甘石書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
引之唐開元時猶存又漢志天文二十家有圖書秘記十七篇
蓋采緯文其他緯及甘石不入志者以在史官之故且文字時
時增續不定非秘閣所儲校後漢緯始入秘府後漢書尹敏傳
云帝令校圖書使獨去崔駰所爲王莽著錄次比者發王莽時
說符侯也蘇竟傳云秘經文隱事朗檀弓正義引鄭志云嫌引
秘書是也隋經籍志有緯八十一種唐六典秘書郎甲部九曰
圖書以紀六經讖候注云河圖等十三部九十二卷知東漢至
唐皆在秘書中更魏隋焚緯但焚民間傳本廷臣議禮師儒說
經猶檢緯則漢志不載緯無可疑也緯所記止哀平者以其漸

行民間篇第已定又自史遷後有紀表志傳故緯不復增也有
魏晉受命者史官先賢所推也有近俗別字者史官不必皆明
小學又史主記載雅言野說俱有之異於著作考論是非也謂
緯出於哀平間者哀平時始流布謂其時所造則其書苛碎凌
雜或乃瑰偉廓寥不同乖異所謂國殊家占非僞託者所能及
也然則緯宜傳乎緯如後世靈臺侯省寺案牘先儒所采以輔
證經義者皆淳古之文他或不逮也然則緯亦宜傳乎緯故在
讖讖舊名也詩生民正義異義引禮讖云唐五廟禮檀弓正義
引鄭志云書說尚書緯也作注時在文網諸牽圖讖皆謂之說
意林桓譚云讖出河圖洛書桓頗不以讖緯爲是而書有本義
讖緯記古事古訓而無折衷其始名讖者說文云驗也謂記其
已驗繫傳云爲將來之驗非也其名緯者以經名定之通考古

事知緯是古史書故爲論質之好學深思者毋尙耳食致失聽也

古學書多論

古之學者冬夏教以詩書詩書未定以前其將無書可讀乎今案古人之書不得少也王庭誥命學錄之爲書列國所陳學錄之爲詩其學在明堂四門在公宮左天子祭天祖朝諸侯及諸侯祭享朝覲聘覲頒政視學請命視朔告朔諸大典服器官當考究者自古以來古今禮樂具焉辟雍靈臺頤宮觀臺凡十二歲十二月十二辰十日二十八星之位致日致月九土分星五雲十二風妖祥祲象及四門外九夷六戎八蠻九狄九采四塞異域奇象殊俗見聞廣遠天日文地日理靡不萃集於學神聖所以昌昏暴所以亡皆著於明堂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又先君廟畫荒古瑰奇法戒之事諸生所講貫也虞夏殷周養老於學五帝憲記惇史三王乞言三老知天地人五更知五行更

代白虎通續漢志注引宗均孝經緯注如此

祭射燕饗合語大樂正授其篇數大司

成課其論說合樂於學教者大司成以下五音六律八風八能之士博聞強識三才之道五行之術備矣出征受成定兵謀執有罪反釋奠訊馘矯矯虎臣淑問如皋陶皆至學其事學士記之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辟雍領宮之謂非謂文王武王也三才五行五禮六代之樂兵法訊囚學有故事蒐軍實則親射御有事執干戈衛社稷習射澤宮就武舞皆學也書則同文數有九章其學術至廣其爲書登靈臺就訪四門記惇史觀受成從訊囚詩書之外簡牘皆有用之文禮樂兵刑治民養身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抑又聞之舜於諸侯敷奏以言於海隅蒼生敷納以言周尚文乃不以言舉人其爲學近於君使知朝廷制度知唐虞之言非後世文辭而周八百

年之文皆附於度數魏晉以後不悟其旨乃始謂古人無書可讀也

書開元占經目錄後

占經目前張一熙識語據程明善本前爲程明哲乙巳年書後
爲張一熙戊午年書閤本合爲一又刪削之不可讀矣程本無
目錄閤本有之閤本脫條目錄依之目張所造也張鈔分野略
例及麟德歷經彼此互錯亦程本完好凡緯文算書計數字轉
寫易悞脫校者或慕恭慎不求其數旁注紛紜使六藝道喪今
定其正數餘俱抹滅之百六至百十爲星圖今有文無圖占經
中所引緯如孝經雌雄圖雄圖三光占括地圖春秋圖彗星占
引雌雄圖云彗星四出注云按圖如十字知天文地里應有圖
故河洛九篇六篇古人謂之圖書據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舉
古祕畫珍圖有龍魚河圖鈎命訣圖孝經祕圖左契圖雌雄圖
河圖十三又八詩緯圖孝經識圖十二浸潭泥圖卽酒巴河圖括地象圖

占日雲氣圖

云京兆夏氏魏氏並有

風角五音圖白澤圖

一卷三百二十事

皆此

書所載見于祕府其占引神農黃帝巫咸墨子甘公石申董仲舒京房翼奉劉向張衡蔡邕及緯書八十一種其時李淳風乙巳占皆入之淮南閒詰者許慎所上也占經引至多程張學俗改作淮南閒詰問本疑之改作淮南人間訓甚矣明古書之難也嘗比其占五星之聚易緯以爲至德之萌謂周文王及漢高帝春秋緯以爲失命絕於天謂紂及子嬰兩義相反其實通也日之冠珥孝經內記所言實爲瑣屑蓋緯書立義博士隨事條附取識天人之際以合時應非以爲天語樂緯以五音配星二十八宿山經以山配星皆各守世業而已古法知天以日月五星與十二辰相推勘左傳國語淮南各史志具有其法不獨占經晉書習鑿齒傳占經引續晉陽秋並云桓溫戲謂星人曰君

徒三十年讀儒書不如一詣習鑿齒此晉以前星緯屬儒之證
天人之際順受其正天官書言爲天數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
觀時變察其精粗故記其已然非測其未至如此則占經爲儒
書不須禁祕人事變異或數百年一見其前後數年五行可記
者周內史叔興所謂隕石鵲退陰陽之事吉凶由人假他占以
對天官書所謂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而談祿祥者依爲
知來之學后妃大臣日在嫌疑中亂人事且誣天也嘗論古緯
書爲馮相保章從太史所記靈臺候簿故曰緯候讖候不然卽
謂之妖書亦無可辭也占經風雲望氣之占太白陰經武經總
要乾象通鑑所載占風文同而題曰風角占經於緯亦多不著
篇目或轉寫失之潛潭巴六十日日食占散見續漢志注者僅
三十六占經則以次全載之壬申日食云水盛陽潰陰欲翔積

漢志注亦同而乾象通鑑云諸侯交攻乃是占經潛潭巴下京房說李季宋人殆未見緯以壬申日食占推之知是錄自占經其誤有蹟可案益信占經宋有傳本孫穀古微書則錄自乾象通鑑而未見占經九執法云起明慶二年丁巳至開元二年甲寅置積年五十七算玉海九執法則以開元二年二月朔爲算首錄自新唐書志或歐陽脩王應麟均未覩此書書各有傳者程明哲謂有明巨公亦未之見則程未知觀象玩占九十三家書日淳風安得下引占經及國史經籍志正有占經又歷志言正德時朱裕請推九執法亦在占經是可於李季所引朱裕所請知占經在宋明時皆有蹤蹟可靠書中有夾注又有大字注題以注曰其犀角戴通占孝經緯下引交州記南州異物志抱朴子或出漢以後當非緯注白魚入舟占中候後大字注曰一

韓又宗均曰一條注是鄭注宗均是旁采緯注其夾寫不題注
曰者修書人所說也嘉慶丁卯二月十日

書人身圖說後

西洋羅雅谷龍華民鄧玉函所譯其國人身圖說二卷以肝爲百支主心則在近脊第四胸眼上而居左說曰心居胸中之左者其本性所定之界域至安至穩之所也其言至爲顯白譯者又增言心最初生又言體甚堅厚無過不及之差此中土淺儒教之進退無據也其分脈絡血絡經絡不合靈樞其地人心居左脈又發自心左故不得分左右十二經其言血絡者養生脈發自右其單言脈者經心之血也其言血絡見脈絡不見者血絡是靈樞絡脈其脈絡則經脈然其經隧異矣其言公細錢則時辰表中發條初見其書意爲奇偉反覆視之乃得其不同乖異之處此書在中國二百年矣未有能讀之者今求其指歸則中土人肺六葉彼土四葉中土人肝七葉彼上三葉中土人心

七竅彼土四竅中土人畢九二彼土畢九四中土人腸二彼土腸六中土人肝生左肺生右肝系在心系左彼土心系在肝系左中土人心帶五系彼土心有大耳二小耳十一則所謂四竅者又有二大孔十一小孔向讀金樓子言紂剖比干心有十二穴其事無所出或此是西方古說梁元帝得之西僧者因以附之比干此書初譯幸與儒之不讀書不通經脈藏府者商之故得存其異趣惟謬慕文談心爲生始無過不及及儒自捫畢二隱約其四畢之交耳人生實異宋淳祐洗冤錄卷十七云髑髏骨男子自頂至耳竝腦後共八片蔡州人有九片婦人止六片則蔡州人異矣洗冤錄云肋骨男子十二婦人十四集證云慶元婦人止十二則慶元婦人異矣明史占城傳云國采人膽置一器而華人膽輒居上况西洋地遠人稟質不與中土同不足

怪也此書言舉丸積精又以要腎達膀胱之絡脈爲溺絡其精
名質具肝血補養心脈生活而成而以腦髓筋爲激發按靈樞
本神云腎藏精精者髓也海論云腦爲髓海是精由腦隨脊而
下今據此書則西洋人生源已異古經言精路不由胃與膀胱
不爲不淨精循督脈而下故謂之精而此書言要腎積質具積
溺則佛書以出精爲出不淨自是西土稟賦不同亦不足怪此
書言子宮如膀胱而有二角檢丹溪心法有婦下一物如垂帕
有角二歧一婦下一物如手帕約重一斤餘一婦下一物如合
鉢狀有二歧此子宮也皆以大補氣升提之事與此書合而漢
書元后傳王章言羌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是羌以婦人腸爲子
宮羌漢不同則西洋與中土不同均不足怪佛家禪祕要法云
子藏在生藏之下熟藏之上如豬胞如芭蕉葉如馬腸如臂釧

形上圓下尖如貝齒此書言子宮有頸以硬肉成能縮展拳張
長圓而空如狗喉管皺縮不平則非膀胱之滲者可知言子宮
外短而廣戶有細皮阻冷氣亦爲中土人所不能言其論便毒
諸瘡發於橫骨檢素問骨空論云督脈起少腹下骨中央又云
督脈有病治督脈治在骨上解者以爲脊骨實則本經少腹下
骨卽此書圖外腎上橫骨也素問氣府論云衝脈氣挾鳩尾外
至齊一寸挾齊下旁下至橫骨寸一是腹脈法也蓋督任衝爲
表裏督脈起橫骨其下行者爲衝其繞絡陰器及上夾脊項顛
至目內眦者爲督惡中督脈故病至腦督脈附巨陽膀胱合少
陰腎後世醫書俱不曉乃別之爲奇經又言玄與十二經並論
實則十二經在手足指督任在橫骨衝在氣也楊梅瘡者宋寶
漢卿瘡瘍全書及名醫類案謂之微瘡據此書洋有之應曰洋

徽明王寅堂證治準繩言肝腎二經張介賓景岳全書言衝脈受病據戰國策言癘癰瘰癧痔疾是由肝歸經蓋巨陽發病三陽並至若厥陰絡陰毒並脈外非脈中也得此書橫骨一言乃知其脈所終始又論知覺在手第二指此脈處所謂食指連鹽指也又論人知覺在腦其人南懷仁於康熙時上竊理學書云一切知識記憶不在於心而在頭腦之內亦不出此書之旨惜藏府經絡事非衆曉藏府不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傳教欲中土人學之不知中國人自有藏府經絡其能信天主教者必中國藏府不全之人得此等千百於西洋教何益西洋人倘知此亦當殷然自惜掉首芟舍決然捨去者歟嘉慶乙亥二月初吉書於休寧北門江氏書館

道笑論

廣宏明集辨惑篇云周天和五年甄鸞上笑道論五月十日羣臣詳議以爲傷蠹道法卽於殿廷焚蕩法苑珠林則盛誇其書今僧徒私竇之書不可滅故道家聊笑焉笑道論曰文始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便拜老便命喜與天帝相禮道家笑曰廣宏明集造吳書云闕澤對吳主若以孔老與佛比方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與道爭奇至謂天有不敢可云奇將又言天帝供養釋種稽首頂禮生集沙門不拜王者已是亂民今復死傲天帝豈非狂鬼混沌之談七情不備竟無懼心良可笑也笑道論曰臣就觀學先教臣黃書令氣之法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四鼻兩口兩舌兩手兩心正對陰陽

法二十四氣之數行道

按辨正論出道
謬偽篇引較詳

道家笑曰就寺披經尤

堪撫掌大集經

有函

云賢劫初大三摩多夫人貪欲驢根出見

就之生子觀佛三昧經云佛出身根繞須彌山七匝又云佛化

人與淫女妙意行於世事乃至六日纏綿不已大威德陀羅尼

經云佛告阿難如一婦人以千數丈夫受欲果報不可令其知

足有五道蟲戶在陰道中常惱彼女令其動作樓炭經叨利天

品云兜率天相牽手他化自在天念淫即成立世論云諸天以

泄氣爲樂佛避女色止畏衰相既不敢淫又欲泄氣與淫女合

卽云非違何取握固六周旦昏劉晝傳奕人俱通雅挾僧隱私

言僧尼不昏天胎殺子道譬狼餐釋乃鼠竊貪慕嘆整良可笑

也笑道論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方爲木男也釋生西方爲金女

也素金克木官鬼爲夫佛應是男道乃爲女道家笑曰循檢後

漢佛書初入中國卽有彌勒爲女身經轉女身菩薩經

後漢失譯唐智

深開元釋教佛本是女是好女子何勞深諱甄鸞所案星命偏

錄猶載其目詞道家所依天下通義孔子元辰經

蕭吉五行大義

云男立命於寅女

立命於申陰能損陽故金克木若言官鬼爲夫則是專論女人

年命

古用六字以太歲言

五色取間箕畢從好木八誠女金九誠男然金

四嫁丙豈得非女又日生於東是爲陽宗月生於西是爲陰宗

盛德在木春東爲陽盛德在金秋西爲陰道不違天就居男位

天不違佛乃生西方鸞不明理使陰陽錯良可笑也笑道論曰

佛書南無是爲梵語道言西金畏火南方無佛又言胡王以老

子南化天竺乃稽首稱南無佛道家笑曰歸命還音應云曩膜

此方學者不習番言南無之文解之失惜僧徒本意強取南無

以示希有亦未得也和尙桑門亦是番名苾芻苾芻夷

優婆夷是此夷

李今作尼者刺本有正音今則比邱比邱尼忽飾華文上比孔

聖自是志高還譯語佛殆將不曉不夷不夏名號無稽良可笑

也笑道論曰老子化胡老子妻憤陀利爲釋迦佛又尹喜等爲

佛使闍賓國一時五佛頓出道家笑曰清淨法行經法苑珠林云佛

遣三弟子儒童菩薩爲孔子光淨菩薩爲顏淵摩訶迦葉爲老

子空寂所聞經辨正論云迦葉爲老子須彌四域經辨正論云應聲

大士爲伏羲吉祥菩薩爲女媧佛生年有限不聞上及伏羲女

媧下及孔子顏淵五佛同時可云老作萬年各聖定非佛遣佛

家宏旨感見不定則道遣五佛卽是禪會驚譏頓出識等醯雞

又老子化胡後漢襄楷已明言之其時佛法初至中國語必不

虛又爲女身經轉女身經後漢不譯殆諱憤陀利事魏書子闡

傳云比摩寺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西域自言佛是老子所化

甄鸞不達乃復笑之不成笑道正是謗佛小辨失據良可笑也

笑道論曰化胡經云佛法上限三十三天不及道家八十一天

是爲道妄道家笑曰天運九重位分九野以九乘九八十一天

還古妙義三十三天出何典記道藏靈書經大羅是五億五萬

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此則用五對三與釋同妄又據

佛談某天有欲某天無欲廣撰調言良可笑也笑道論曰文始

傳云日月直度各三千里週六千里直週二率不應道家笑曰

起世經

因

云日月天子身分光明形服瓔珞日日轉側大集經

云有一聖人名大威德語驢之子謂此昴宿其姊所生所言日

月不曉光由又使昴宿橫添丈人又云大星宿其數有八五星

日月羅候日月爲星既昧日生之義至於羅候更不光明曾此

不知又何爲教樓炭經

積

云大星圍七百里中星四百八十里

小里二十里增一阿含經

函空字

云大星一出旬

里

三十小星二百

步瑜珈論

性函

云大星十八拘盧舍

一拘盧舍得牛鳴聞五里

中星十拘盧舍

小星四拘盧舍文始言三千里三乃二誤積畫偶加鶩持作笑

及覽僧譯如瞽談天忽大忽小日被瓔珞星仞親管良可笑也

笑道論曰道士威儀俱襲僧舊方丈三洞名亦釋餘道家笑曰

道教中元施食事由元都大會釋家自論博文

月也

不合中憲且

月乃言七月十五日連面然別生典故賤施小利便背佛憲後

又傳譌婆那作盆倒懸為益

見一切經音義

襲用中元明是道士餘談

盆混婆那豈非室如懸磬軀却不軀釋將非釋良可笑也老子

化胡經十卷實晉宋間撰與裴松之同時松之注三國志用其

說而託言魏明帝作序唐萬歲通天時僧惠澄請毀之而秋官

侍郎劉汝璿證經非偽今檢化胡經十二戒云戒之勿罵詈言

當禁咒舌戒之勿恚怒心懟當莫發實中其弊乃僧徒棄外歸
丙廣宏明集辨正破邪甄正原人諸論十門辨惑佛道論衡法
梁武帝集苑珠林辨僞錄嗔妒忿戾無復道心就驚笑稍討比對使道仰
眉爾

僧徒偽造劉向文考

宏明集宋宗炳明佛論一名神不滅論引劉向列仙傳序云七十四人在於佛經又云佛爲黃面夫子其言欲證佛在劉向前時劉義慶世說注亦引劉子政列仙傳云列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爲多聞博識者遐覽焉梁僧佑宏明論引漢元之時劉向序列仙云七十四人出在佛經一若劉向實有此文也者顏氏家訓書證篇引劉向列仙傳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此由後人所屏非本文也顏氏通矣唐則向書又增破邪論引列仙傳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辨正論內九箴篇引劉向古舊二錄云佛經流於中夏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又引劉向古錄云惠王時已漸佛教法苑珠林引劉向列仙傳云吾搜檢太

史藏書辨撰列仙圖黃帝以下迄於今定檢實錄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破邪論又引劉向傳云吾徧尋典策往往見有佛經法苑珠林亦引劉向傳云向博觀史冊往往見有佛經案所引向言俱似辨證向時尚無人知有佛者向何用辨是知作僞者之非賢矣

書武城家乘後

續漢書郡國志云南城有東陽城案左氏春秋傳哀公八年吳師從武城克東陽則春秋時武城確是東漢南城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曾子南武城人後漢書王符傳浮侈篇云南城之冢曾子非不孝以爲愛父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是漢人親見其墓制不肯浮侈章懷太子注云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至唐猶存也春秋襄十九年城武城杜預注云泰山南武城縣是自晉縣名之晉又復武城名也仲尼弟子列傳又云澹臺子羽武城人蒙上南武城言之水經注引京相璠云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則子游所宰及曾子澹臺子羽爲春秋武城漢南城晉南武城今費縣人無疑知春秋武城必在今費者卽以曾氏事證之史記旣云曾子南武城人

戰國策則云昔者曾子處費同姓名者殺人曾子之母織自若
孟子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說苑尊賢則云魯人攻鄆曾子辭
於鄆君蓋越兵假魯伐三家者檀弓云季孫卒曾皙倚其門而
歌以曾皙在費故附會其事又云曾子之席華而皖曰季孫之
所賜也曾子父母及身終始皆在費然則可因曾子證南武城
在費而後人反以武城改曾子於嘉祥其爲謬也甚矣武城家
乘云明憲宗成化初年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南元
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中得石碣篆曰武城曾某之墓未及
壙不敢動鳴於有司因卽瘞碑而爲之塋茲事學者重議之碑
又瘞曾氏修譜者偶見史記言曾子南武城人遂謂嘉祥卽南
武城又妄與人爭是其識之愚也曾子或以他故遠葬今嘉祥
亦事之所有必惑亂武城顛倒是非則古書具在適取敗之道

也山通志古蹟志云嘉祥縣南武城在縣南四十里嘉祥縣
志云南武山縣南四十五里卽古南武城山南有宗聖廟墓又
云南武城城子游宰處一名阿城阿武聲近武城家乘云南武
山俗音呼阿山兗州府志云宗聖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
山之西濟寧直隸州志云南武城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嘉祥縣
志云縣有澹臺山澹臺河曾子耘瓜臺凡此怪名皆成化後臆
造今嘉祥城東門立數石表之云武城古邑又云言子爲宰邑
又曰曾子故里又曰澹臺子故里又曰黔婁故里鬼神有知徒
爲先賢所惡鉅野嘉祥兩縣志沿革論至謂費無武城鉅野志
且云史記所言曾皙南武城人子羽武城人太史公自鼓舞其
筆不爲實據武城家乘至云舊言曾子葬父於費縣境內宗聖
志在孝經豈忍妄先靈於遠地其言可謂懸謬詳檢各書足證

武城爲嘉祥者止有一篇嘉祥志藝文有濟寧路教授趙思祖作魯秋胡廟記云廟在嘉祥縣南五十里蓋嘗考列國志秋胡子魯南武城人至元元年主簿夏清禱雨此廟趙爲清子興作記刻石志不載年月案之職官表夏主簿元先至元八年任豈得元年至廟禱雨趙則濟寧直隸州志職官有元教授趙衡正云見嘉祥志檢嘉祥志無之州志云趙至元時任列元貞前是先至元距元末百年縣志有知縣倭什布辨秋胡廟說謂之明趙教授反復求之皆不合作僞者以爲託於元時則嘉祥爲南武城非成化後人妄說而所引列國志則是衍義鄙書澧州志有魯家坪魯姓繁衍皆秋胡之後謂秋胡姓魯其說亦無據按樂府詩集引西京雜記云魯人秋胡又云妻赴沂水而死是秋胡正是今費縣東鄉人沂水不得至今嘉祥不學過小而造僞

以亂真則妨先賢且以襲嘉祥博士故而忍詆毀費縣祖墓又
強徙武城於嘉祥則是自著其僞此與建立伏氏博士始末書
中伏墓考證用心頗同問其言者反辱覽其書者掩卷心不悅
而口隱忍之安得一有力者告以曾氏博士不必在武城伏氏
博士不必廬墓則先賢之真迹出而博士祿位亦無恙免使僞
詞僞刻流布遠邇爲儒裔之玷也

書左傳精舍誌後

嘉慶壬戌冬過濟南值肥城邱氏挾左傳精舍誌于上官前有東漢人及宋明道時人記其譜系言左邱明太公後奔楚又奔魯裔孫左邱起後避王莽召改姓邱明時立博士後失爵真荒誕之言其書載中古人文而署熏沐頓首拜載金人詩而云請看廿一史乾隆初年一知縣作序贊之稱文水司馬檢譜有捐職州同邱玉泥殆此君僞無智之人撰者向讀邱遲碑言遲邱明後始知邱明爲邱氏及讀廣韻知吳興邱爲姜裔邱明後自在魯又近人刊元和姓纂牽合左思爲邱明後檢晉書則思家世儒學自言齊左公子後並不關邱明因聚斂舊書推排之信邱明後爲山東邱氏而左傳精舍誌所言則無一不僞是非自有真而自著書以亂之左傳精舍誌武城家乘建立伏氏博士

始未是三書者皆所謂無是非之心者也時官山東者欲挾左傳精舍誌入請世襲博士嘗私言於司事者曰

國家方立伏氏博士邱氏事宜無不可然必不肯以世祿予僞者邱明子孫在古書有端緒者僅此一綫而誌以僞亂之應札肥城送舊族譜其族人必有能首作僞事者則誌可毀譜可出博士可立不先爲之計此書一出卽入掌故或遭詬厲鄉里愚人更毀舊譜滅其述賢裔不可復問矣癸亥夏在掖縣又言之不聽以其書上請交部議時禮部不欲遽舉誌妄札山東更求實據畧引邱姓及墓數事致詰而所說又誤嘗爲左邱明事申雜難一篇理其所詰甲子夏山東頗采申雜難文荅部駁部員怒摘左傳精舍誌妄語粘簽進呈事遂止是年十月事也請博士事當入史志部員不能分別古書山東官吏不能辨別僞書

邱氏子孫自誣其祖三難具而累及先賢故展轉乞得邱氏刊
本書其事藏之能者但從禮部及山東撫院學院檢得左傳精
舍誌未有不以邱氏爲僞者此所以不能已於言欲使方來君
子知邱氏真賢裔而爲誌所誤世之妄引古書及偽造譜牒輒
改先世遺文者皆可引以爲戒也嘉慶十一年正月十六日